





華陽洞藁卷之五



金壇張祥鳶著

序

賀劉太夫人六十壽言

萬曆丙子秋蓉川劉侯奉其太夫人涖吾邑侍養中  
閤越明年丁丑春爲太夫人六十壽辰邑之士大夫  
稱觴上壽而中閤深嚴不能一望仙帔登堂北面遙  
申祝辭曰君侯有大造我邑人非獨君侯之賢乃太  
夫人者賢也記曰天降時雨山澤出雲蓋言有開必  
先也霖雨滋漑萬物甘澤津津洽矣而報出雲之功



則名山大川封表而俎豆之報其所先也太阿之鋒  
虹彩翕歛射人上決浮雲下絕地紀古今稱神物焉  
其所鑄則大冶氏之力也君侯之甘澤足霖雨蒼生  
則太夫人當居山川出雲之功君侯之才鋒足斷割  
紛劇則太夫人當擅冶氏鼓鑄之力惟太夫人爲君  
侯之賢母也故足爲我邑人之慈親惟君侯爲邑人  
之父母也故足爲太夫人之孝子詩曰豈弟君子民  
之父母親之也親之也者猶親之愛其子子之思其  
親也親之愛子也古人有寧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  
逃者蓋情之所鍾獨至也子之思其親也一日之養

三公不易蓋恩有獨隆舉天下莫以尚之也故以愛  
子之心愛其民則其愛篤以祝親之心祝其上則其  
祝誠君侯以太夫人愛子之心子我邑人邑人以君  
侯祝親之心祝太夫人君侯夕領慈訓中閣晨布惠  
政于堂堦視我境內皆赤子待哺于慈帷之側者食  
之猶恐其饑燠之猶恐其寒教之猶恐其逸佚之猶  
恐其勞撫摩濡沫之猶恐其有傷藹然太夫人思育  
我侯者也感我侯子惠之政父母孔邇之頌萬壽無  
疆之祝不之君侯而之太夫人遡惠澤之源而上之  
也太夫人子我侯而及我侯之赤子邑人親我侯而



及我侯之親幃一豈弟父母之仁交相孚洽間不容  
偽也嘗考地志志青城峨眉抱靈淑秀異之氣扶輿  
磅薄而蜀重其間徃徃多神仙人太夫人者得非仙  
媛化身下游人間生英嗣普度衆生耶然神仙之說  
多荒唐知道者弗談乃青城峨眉靈異之氣鍾于太  
夫人以生即作神仙乃人中仙也母儀貞淑清衙如  
水纖塵不滓即瑤池阿母姑射神人不繫于此矣錦  
衣映膝稱觴懽舞即茹仙桃飲沆瀣不甘于此矣天  
和內頤長庚同求即仙家長生不求于此矣

紫誥覃恩翟冠霞帔翩翩北堂即披雲霞乘烟霧吹  
簫馭鶴不榮于此矣太夫人蓋峨眉青城之仙風  
以披拂人世者也語曰作善者壽昌則父母孔邇之  
頌得壽之基又曰至人不死則萬壽無疆之祝得壽  
之理有基無壞理得而數從之因知太夫人之晚福  
自此遠矣

### 壽段後南七十序

里有賢者則其里重賢者壽昌則里之人咸勸于善  
善人多而里益重昔鄭康成以其學倡北海北海榜  
其里曰鄭公鄉年登七十爲書與子謝人間事矣四  
方學士如王伯興輩雲合影從宗爲麟鳳北海人薰



其德而善良者不知凡幾康成不爲里人重哉後南  
段次公里之文獻名族也丙子某月日春秋登七十  
矣予猶記憶少日識次公于弱冠時即已引繩墨端  
容止高自標持持論一出于正鸞停玉立韻采照人  
已私心嚮慕之時長公雅負才地豪宕自喜先大夫  
遺書萬卷貯閣中一旦發篋流覽旬月披獵畧遍已  
棄去不復顧籤軸零亂几案間次公收父兄遺書珍  
玩而沉覆之務挹其腴以爲身心實學久之津津有  
得焉含英茹華世德作求者也以其學授其子若姪  
亦津津有得焉起家逢掖娟秀沛艾稱其家聲者也

又以其學見諸行事動依名節里族之疑未決者競  
未平者逸未繩墨者得公數語規切聳踴之各厭其  
意以去標崇鵠正大雅不羣者也堂無雜賓庭草嘗  
合門俯稻畦桑竹覆垣清風泠泠洒人商彝周鼎蒼  
然古色者也公殆抱元氣而獨完者乎元氣之鍾淳  
而不漓其運也徐而不迫其固護充盎也循環絲未  
而不散不竭公之醞藉冲玄澹無世味所以世其先  
德者以詩書禮樂不以富厚紛華學成而授其後之  
人挹不暴炫厚積徐發爲遠到器元氣完也天地間  
惟元氣最壽抱其固護充盎循環絲未者以度世



其壽也仁者之壽也其壽而昌以食先大夫之報也  
賢者之有後也語云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太史遷常  
疑其說以次公觀之天之定久矣是宜表公之間爲  
文獻里以矜式里人俾知仁者之必壽而賢者之必  
有後也砥行立名者且爲振袂暴厲恣睢者且爲泚  
頽庶幾移其楚俗于莊嶽回鄭衛之聲于英韶也既  
以壽公因叙公之壽有關於里人者如此

壽潘百愚先生大耄序

萬曆丁丑春吾師百愚先生壽登大耄門生故舊登  
堂爲先生壽而以壽言屬余惟不佞自束髮從先生

北面受書迄今垂四十年久矣回憶先生少日負茂  
異之才標起賢豪中一時名公如文溪鄧諫議介菴  
章侍御輩咸以國士器之從游者傾邑里雲合影赴  
先生經術淵雅旁獵群籍橫經揮麈坐談胸中所得  
以授諸生霏霏纒纒證據今古若執金篦以開蒙翳  
諸生虛往實歸持爲嚆矢以當有司徃徃破的及先  
生拜博士以師萬載餘姚兩邑兩邑諸生受先生經  
術則又持爲嚆矢破的以起高第先生學術淵源而  
師道立也自先生棄官歸隱餘二十年士習江河莫  
復可隄縫掖之士棄實學爲紆轡競捷路如奔市無



論漢疏宋箋即叩以經傳正文不能舉其辭盈篋堆案皆賈肆穢墨號爲時義者剝腐綴陳以異倖萬一經生若此道術不爲天下裂乎曩見先生試有司人咸指目之曰是且爲諸生冠已而果冠即萬一差後咸藉藉相顧愕眙傳以爲駭異曰有司失人乃今諸生入試人人不能自必誰甲誰乙人亦莫知所指目雖晨最而暮毀亦安以爲常無駭異者蓋中無實得而緣飾假借一跌莫能復振耳安所得先生倡實學以回頽波乎先生之壽而康也典刑猶在丈夫有咨焉士有疑而質焉洪鍾猶足應叩顧憲老乞言之

禮已墜于地士是所習持論卑卑信劍首之一呖足當里耳黃鍾大呂久矣希聲學術之謂何先生睥睨頽俗莫可誰何經術文章置不復談獨以故所獵群籍穠郁作爲聲詩以自怡悅歌唵茂林之下聲出金石時人莫識也間常語門人曰吾聞華陽句曲之間多山澤之臞老踰百歲顏如渥丹孫魯環侍者俱已垂白而老人獨健翩翩若冲舉者因知先生又且蟬蛻於經術聲詩之表啓玄境離塵礙挾山澤之臞仙仙乎作真之遊以頤性養壽是其深衷所寄也今登大耋而神益王眠食如少日蓋本之經術以涵養性



真怡之歌詩以瀟洒襟度托之探玄采真以游詠天和  
和嵇叔夜曰導養得理以盡性命上獲千餘歲下可  
數百年若先生者所謂導養得理非耶千百遐壽持  
左券取之爾請以是為先生祝

賀曹太學盤溪夫人六十序

萬曆丁丑之秋七月既望太學盤溪君之夫人壽一  
甲子矣太學雅所善友人且往觴于堂維時炎暑方  
熾主人謝客客相顧曰主人謝客甚堅柰何夫人仲  
弟纓橋生曰吾姊壽宜賀吾姊丈太學君壽尤宜賀  
客曰太學未耆且壽辰未屆生云宜賀何居曰太學

之生也蓋正德庚辰閏八月皆云自庚辰逮丁丑八  
月且再閏焉幾歷一甲子而八月僅閏是太學初度  
幾歷一甲子僅再值也蓋希曠之奇違也故曰宜賀  
客曰唯唯姑徐之俟太學初度並賀暨閏月望暑退  
秋深天高氣澄玉露方溥長庚映彩客且登堂為壽  
而以壽言屬華陽生生曰予自束髮偕太學君同舍  
讀書莫之逆也情好懽洽垂四十年如一日焉論文  
之暇往往披心腹談家事曰予家大人辛苦起家予  
小子不足以嗣之家聲之謂何予挾筴游四方從先  
生長者講業無內顧憂而先業不墜惟室人賴也吾



耳熟焉比予時時過太學里中則家僮數百指力農  
農無惰窳歲登稔倍于隣百廩充羨問之則曰餉饒  
豐而時則夫人督庖者勤炊而厚給農力而登豐則  
夫久力也桑陰蔽野蚕婦宵征飼葉竟夜繅績盈杼  
綱之則曰主母督侍人勤蚕織縑帛溢于篋笥卒歲  
不需于市則夫久力也兒學于傳館玉瑩蘭芬夫人  
從史于中擊鮮進醴以豐潔師筵則夫人中饋素飭  
也太學學于外已又學于太學耕桑所入倍饒而先  
人所貽業倍起委諸郎君于外傳而學倍進則內助  
賢而太學所以語予者足信也予因而推之太學生

于秋閏閏當氣盈之時而閏所以節盈也氣有餘則  
盈盈節則常盈而不虧天道置閏所以節盈氣而俾  
之常盈也人事亦然業豐而盈知節焉則恒豐而不  
匱壽耆而盈知節焉則恒壽而不艾太學偕夫人起  
家素封業盈矣乃其居常約素自閑百需節縮而不  
靡于流俗節盈也是天道也雙壽踰艾而登耆甲子  
盈矣乃其頤養恬愉遠炎避囂貞元內葆渥顏黑頭  
不殊少日足更百閏節盈也是天道也始知太學之  
生也不偶而夫人配以雙壽也有自逆知甲子再盈  
八月再閏高堂雙壽綺筵再度試以今日之言質之



賀客客必撫觴笑曰華陽生之言左券哉

壽韓懷竹社丈七十序

丁丑秋七月丁酉懷竹君七十初度時殘暑初退庭  
鷗薦涼君之社客登堂稱觴觴君且賀君曰君誠足  
賀矣春秋七袞何其壯且富也君曰老人衰而貧客  
言其無當于予耶客曰君何不自喜予之所云壯者  
以齒耶云富者以貲耶君少而喜長者之遊一時賢  
豪長者亦喜與君遊每置酒高會無車公不樂當其  
放歌浮白宴嬉淋漓孰不岸然自豪願偕君白首百  
年耶顧今追昔曾日月之幾何而逝者溘先朝露存

者踈若晨星而君獨伉儷善飯挾里中懽友對酒度  
曲作少年場中勝事長松勁栢離立于冰崖雪嶠之  
間晚益森聳昔之繁葩縟卉欣艷春風者獨安在耶  
君挺冰雪之姿以度世即耄耄猶然壯時耳茲不可  
以壯賀乎而云衰耶君之負郭舊業分授諸子獨率  
一蒼頭耕田一區僅僅足供伏臘君誠貧昔蜀之富  
人欲以貲助嚴君平君平曰以君之貧而助予之富  
何也富人未解君平曰予每見君殖貨役役惟日不  
足予賣卜日得百錢積于無用君非不足而予非有  
餘耶今之貪夫貲擁素封日夜持籌披籍責逋負計



三五其橫有力者扼人之吭奪其咽下之食以自厭  
敝精役智以求必獲精竭智窮而溪壑未足即寢夢  
中猶逐逐不安枕而因以詫于人曰吾富人亦曰某  
氏富茲非君平之所謂貧耶君不役智而意常閒不  
敝精而神常王視廩有粟可炊視篋有帛可衣則含  
飴弄孫對客彈棋悠然自適遇風日晴美則携友登  
眺觴歌盡日凡佳山佳水林花溪月造物無盡藏者  
收爲環堵中娛玩之資君大不貧矣君何不自喜而  
辭客之賀予自上書解郡歸息交絕游獨愛君韻度  
結社茂林之下花晨月夕遣童子棹小舟迎君君必

至至則坐茂樹話桑林拭枰對奕烹蔬命酒懽飲信  
宿君不能多飲予亦以肺病止飲君每對予飲必奮  
氣相持即傾數斗興猶未酣若劉項對壘不樹降旗  
亦雄矣哉邇歲借予登華陽洞天訪葛稚川陶隱居  
陳迹仙仙乎有陵風之想已又游秣陵諸名山登雨  
花眺牛首望長江西來如練詠謝玄暉詩起千古遐  
思樓霞看月尋明徵君棲隱處翩翩然有遺世之意  
詩曰七十老而傳君今七十宜傳萬事總可遺蛻業  
已約秋風掛帆遊陽羨泛梁溪絕錢塘東以見天台  
武夷諸名勝列仙人若稚川隱居者流儻一遇焉當



乞長生之藥以歸服丹砂飲沆瀣以永暮齡則高堂  
壽筵什百度重開未止也

壽虞夫人六十序

虞夫人者少龍文學之配司徒大夫龍湖公季女太  
史公含齋先生之姐予姻友盤溪大學之息之姑也  
今年七月某日春秋六十矣太學君謁予文往壽之  
予因追憶嘉靖中偕少龍君同日補博士弟子已又  
偕君挾二三友人作文章社當君主社則夫人從中  
擊鮮治糈宴社客太史先生因語予曰宴實予姐手  
也姐蓋有先大人之風云往正德丙子先大夫以諸

生試御史御史高其文置上第曰此場中射鵰者也  
即往第矣乃先大夫不遽往蓋太夫人時方姪姐且  
就館先大人曰婦人就館危事予忍以一第故忘糟  
糠妻置其危不念耶且得第孰與得子樂遂解裝不  
往至七月某日太夫人免身即姐也于是太夫人語  
先大夫曰日者謂君歲行在子甚吉得兒吉矣得第  
且再吉可以已事推也先大夫乃往竟第如太夫人  
言今夫一卉一木當其吐華耀采即傍柯餘葉皆含  
滋沃若一氣所周流也姐生當先大夫之第蓋家慶  
所逮其生而慧且才有先大夫風固當先生所以語



予者如此逮今幾三十年而所語事盈一甲子矣撫  
今追昔不禁感慨因憶先生所言足驗云予猶及見  
司徒公深中高視遠畧標起當布衣諸生時即起貲  
比素封又教其子及弟蓋里中典刑也即如太史先  
生言夫人之才且慧似司徒公亦竒矣方夫人之適  
虞也家稍稍中落夫人熾勤拮据取貲貸子錢餘二  
十年舊物頓恢復家益豐饒教子治儒學成而咄咄  
過人此其類司徒公足驗矣昔巴清亦一閨媪耳擁  
丹穴起高貲致萬乘之主築臺以標其能而史氏亦  
列之朱公計然之間以侈其事古語曰健婦持門戶  
亦勝一丈夫蓋婦才固有宜用時耳夫人治家未知  
與清孰多乃其有先大夫家風則太史先生之言信  
也其宜富壽康寧孰是作左券取償足矣閨閣秘邃  
即饒他美非外姻所與聞可無談

壽曹竹阿八十序

友人曹子汝信讀書予西庄別業兒輩師事之一日  
別予歸無他言兒告予曰曹師尊君竹阿翁八袞壽  
辰有家慶予聞之趣買縑裝軸敬拜一言爲壽予自  
束髮與汝信伯仲爲文字交迨今垂三十年憶昔初  
訪汝信里中登堂揖翁翁甫中年而予時方少翁今



大耋而予亦冉冉老矣翁標格淳質衣冠甚古襟度洒洒無風塵色能談說古今事誦古人詩歌當情境如學士家予游四方閱人頗多顧木強不能諧俗意所不合即終日相對無一語聞世俗語掩耳不願聽拂衣去以是歷數平生深交指不幾屈獨喜翁古澹可交而翁父子暨諸族子亦謂予坦率無他腸喜與予交歲相過不知凡幾每過從則推去城府披豁談笑語雜雅譎信宿不能別別去猶依依戀慕也自是兩家更相開館邀致讀書無數歲間一日予自讀書處早有所適行里許漏未盡四鼓殘月隱約馬頭見

叢薄間一丈人曳杖行就視之則翁也急下馬相揖問何之曰往田間治農吾驚馬而翁之從子則謂予曰吾季父治家人產業甚勤苦方田事急夜分即攬衣起及收穫時夜漏下數十刻未寢即寢猶起持挺數數巡場間行不休用是起家漸饒厚廩有餘粟篋有餘帛井稅早輸吏不呼門經年不見縣官足未嘗及城市暇則覓棋客與棋盡日未酣比曉又過門相呼矣當其對枰時家人有以事白者里有持金錢償者呼翁翁不顧曰吾方有公事爾姑去是以知翁四體雖勤而游神塵外善自怡逸也戶樞不蛀車軸不



朽勤也縈公帶索行歌耄耄無恙尚父垂綸渭水比  
登後車時春秋八十高矣與熊羆之士鷹揚商郊其  
神素逸也頃予過翁雨新霽道海即壯夫猶凌競行  
翁乘輕屐行泥中步不欹怯心竊壯之從容語予曰  
比年家事分授兒曹不關白予三商而睡高春而起  
了無一事曩雅好棋一時棋友凋謝殆盡諸少年奕  
見予至稍稍引去無可與奕者即如翁言則翁之強  
健猶昔而昔時所勤苦所寄興者亦一切屏絕棲神  
澹寂以完其元精元氣壽考不更遐遠哉古者山林  
耆德邦大夫就而乞言過其廬則式翁今養真茂林  
之下清風獨行闇不顯聞予謂天之畀福不能兩盈  
榮名壽考一盈一虛翁今厚積薄顯而移其福以永  
年則壽而康移其餘以庇後之人則子若孫積學而  
文富而好禮天之福翁果豐耶抑嗇耶翁聞予言當  
爲解頤一笑

舅母高夫人壽六十序

世稱貞婦者謂不重其有完節哉乃其持完節老也  
蓋亦有難易焉兒媳門祚蕃盛可憑即早失所天而  
以禮義素閑者咸能自持無難惟夫遭家多故宗祊  
不斷如帶卒能植孤定傾濟險以登于安而完節不



聖陽清書卷之五  
十四  
三百八十三  
取者人情所難也予舅母高夫人持完節以歷今茲  
壽蓋六十歲母之壽而康也宜賀不倍于恒人哉昔  
舅氏見背時母年未三十外大母金夫人春秋高矣  
遺孤伶伶俇俇甫三數歲耳顧視中外訖無憑藉太  
夫人痛舅氏日夜泣母欲寬太夫人忍淚不敢泣日  
鍵其中閤抱兒太夫人前導太夫人弄孫以嬉其故  
業去而藉存者什二三遺稅濫役日謹其門昔時諸  
童能給事縣官者業已散去稍餘一二蒼頭僅堪耕  
牧催科者至不能案籍以稽徃徃倍償以去去後復  
鍵門舖兒以懽太夫人艱難備嘗者餘三十年左枝

右梧手扶宗祊保持遺孤迄于成立今外弟才慧軒  
舉有先大夫遺風外持門戶而內以驩母于堂優游  
榆景頤養天年如狂飈驚雷之已止而天宇澄霽耳  
目閑爽襟懷和適也如松柏之經隆冬蒼翠傲然不  
改柯易葉當層冰積雪之既融而千歲竒姿愈益森  
竦而堅永也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母素秉松柏  
之竒節今履閑爽和適之境顧不能千歲哉予憶先  
宜人稱說舅翁泣官清節嶽嶽表表夫臣節婦貞殊  
事同道母之雅持全節雖由天植得非先大夫清白  
之風有所倡耶先大夫壽最高享年八十有二母之



永年得無似先大夫而過之耶予幼依舅家最親長而宦學四方起居久曠茲因上書乞歸適逢母六十壽辰竊自幸獲偕諸弟敬持一觴百拜而上之壽筵跽陳千斯年萬斯年之祝

壽薛母六十序

薛仲子當偕計吏舉進士禮部有司欵門勸駕趣之行仲子未即行也曰姑徐之予方有家慶予母甲子六十矣徐行未晚也既緩有司之趣入而跽請于毋毋頷之乃召賓客徵文辭置酒高會觴毋于堂客謂予與仲子游屬壽言于予予曰予未拜仲子毋不識

毋何似然與仲子雅相善徃偕仲子北游絕江浙淮浮汶泗涉濔沱必連檣行舍長安客舍則又與仲子同舍也從容論文每質一經義仲子即能誦今時名家文了其義試禮闈夜漏未下即授卷有司就舍矣予是以知仲子之才而文也予倦游歸過訪仲子則屏居負郭深巷構書屋數椽聚弟子講誦其中謂予曰家近市不能却掃謝客客過予者屨滿戶外懼舊學之荒也擇負郭無人處斬之蓬蒿而圃于其上庶幾可以避囂而保舊學不墮手予又以是知仲子之力學而其學宜振也飲醞醑者知酒人之善釀噤禁



嚮者識庖丁之善調予雖未識母然已知母之賢且能教也予雖未能逆知母之壽然已知仲子之能壽母也今夫布衣之士母子相守老于故廬即能晨甘夕旨依依不舍然不能以宦學樹聲為親光寵親亦不驩能以宦學樹聲矣然鞅掌王事羈旅萬里外行者與將母之歎居者賦陟屺之懷即列五鼎齊綺饌不能躬致一嚮于高堂親亦不驩今仲子少力于學弱冠而第于鄉雲蒸龍奮能大其門矣然不急于第且仕也謝有司之勸駕市脆擊鮮驩母于堂視佳兒在側左墳右篋融融洩洩相樂也視彼將母不遑而

興陟屺之悲者即升華陟要不以彼易此矣仲子既學成而第以慰闈又不急于第且仕以悅母人所不能兼者仲子兩得之也嘗觀天地之氣和則生保其和不散則久故自其變者觀之雖能觀桑田滄海之屢更而點籌于其傍者亦終歸于盡自其不變者觀之一念之和保而不散則天地訢合之氣常在可與同久也蓋悅則和和則久而壽此理之常予固知仲子之能壽母也客曰何居曰仲子能驩母

壽王巽谷六十序

往壬申歲巽谷君春秋六十里中諸長老輩持壽觴



往觴君子以赴尚書期急不及往觴惆然若有負焉  
今年春上計天官訖歸里中而君之春秋則六十有  
三矣乃君之貌視昔愈渥丹堂構愈完美堂之前水  
木愈益清華乃獲從長老觴君爲高會因自念少與  
君同遊時少年場中君方魁岸自豪盖翩翩佳公子  
也歲月幾何君忽踰耆而予亦冉冉老矣君之先大  
夫觀察雅負識量少即才君君負其才地傲世自可  
視逢掖試有司文可無學而能乃旁獵百氏之穠郁  
沉浸之作爲古文辭標拂流輦客有謁文于觀察公  
者公屬君代君代文即如觀察公文觀察公益才君

君既讀古文有得益高自標持視博士家文如已噤  
禁嚮而欲復啖水酪索然味盡矣乃厭薄不不屑爲  
而有司持博士家言試士如持累黍之度以待合一  
不合即才且文亦遭按劍是以君負高才卒不能以  
才一當有司之累黍而以所得于百氏者益沉浸而  
大畜之世之榮途利津一切抹鍛鑿池種樹構精舍  
其上儵然嘯咏客至呼酒豪飲淋漓宴嬉托以自逃  
時人莫識也君之所宜壽乃其所自爲耳君之先大  
夫厚施薄享而畜其餘以遺君故君才君之才不試  
而歛其餘以葆先大夫之遺故君之所畜益腴而不



竭其所宜壽一矣世之才士競榮途如奔市一不獲  
所競輒消沮抑鬱若不可生即獲而散精于角逐殫  
力于媒謁膏爍而薰燼矣君獨勇謝紛競玄覽超忽  
因境自適視世之齷齪爲風塵役者如坐佛筵而下  
視苦海也宜壽二矣昔嵇中散學老莊保惜性命其  
自許曰采藥山阿散髮岩岫永嘯長吟頤性養壽其  
志非不矚然瑩潔也乃卒不能抉網避繳以完其天  
年今君高翔寥廓遠絕樊籠弋人釣徒仰首冥冥不  
復睥睨其通脫足自完宜壽三矣君負三宜壽則今  
日偕里中長老高會酣適吟嘯庸知所挾袂拍肩非  
洪崖浮丘倫耶其鑿池種樹築精舍讀書其中庸知  
非宴西池崑閬倏然往來采瑤華飲沆瀣入長生之  
門耶俟君登大耋歷期頤上壽以徵予言

壽吳菱湖六十序

予自上書解郡歸浮湛閭里偕里中耆舊結社湖山  
間暇相過節相召壽相賀也今年七月丁酉壽懷竹  
韓次公七十已又以閏八月庚子壽太學曹君茲嘉  
平月戊申則菱湖君六十壽辰也蓋一年三醉壽筵  
矣菱湖少負不羈豪宕結客時時游平康里中不問  
家人產業業稍落已而大悔悟謝絕故所游諸少年



歸率家僮力耕于菱湖之上早作夜息戴星出入織  
勤自持回視少日事若兩人然舊業稍稍起君故重  
然諾里中有爭者質成于君君居間爭者兩息人有  
以急抵君君必紓其急以故人人德君思報君而君  
竟無德色人以君之無德色也愈益德君思報君以  
故雄長里中得行其意而業以大起沃壤連亘歲入  
豐饒堂構新麗几榻鮮潔堤湖曲爲池養魚種樹客  
到呼酒徵歌放舟澄湖葭菼蒼翠落壺觴間水禽沙  
鳥容與傍人回望屋角參差樹杪蓋亦一佳境也然  
君雖對客飛觴放歌浮白而勤生競時之色隱隱見

眉宇間湖光暎坐賓客喧笑顧君之意常在持籌按  
籍耕雲牧雨間也觀其襟度直欲狂奔盡氣追朱公  
計然之絕塵而與之肩隨始愉快耳蓋人之恒情勤  
之獲故味之愈甘味之甘故勤之愈力君既以織勤  
獲豐饒即年近晚暮而勤生競時之心愈益矜奮對  
客談耕作籌三五話州邑中事口津津不倦故知君  
以勤有獲味之甘而勤之益力也嘗聞烏獲舉千鈞  
若引芥及其老也杖而後行強有力者不能違時也  
騏驥之壯滅沒追風老而伏櫪志在千里壯心未耗  
也故勤生不若養生養生者長生之術也競時不若



順時順時者達時之智也四時密移成功者退功成而退挹所以順時知進而不知退是亢龍也大塊假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老不知佚是鍾鳴而夜行也昔衛之端木叔家累萬金行年六十棄其家事散其珍寶車服蓋古之達生者君今與端木叔年相若矣即不能如叔捐家事散所積然稍稍歛挹其狂奔之氣以佚老養生亦達時之智也仙凡境界相去何止萬里然出此入彼間不容髮脫凡境可望仙界履仙界即登壽域矣然凡境未易脫也習氣所錮也君嘗能脫豪宕之習以入纖勤顧不能脫纖勤之習以就退挹耶狂奔恬愉仙凡境界在焉君能辨此壽域舉足登矣君雅能入予言者故予之壽君也不以祝而以規

譚母荆安人八十壽言

予後子超室譚仲子之息既月將款門申子壻之禮會仲子母荆安人介八十壽辰超請壽言于予登堂爲壽予聞安人乃別駕心齋君之配也予猶及見嘉靖初士習崇實學別駕君故恂恂篤行君子也其學術猶務實得御史試諸生竒別駕文取冠諸生尋以選貢貢入太學爲太學生別駕即爲太學生而崇實



學務實得愈益奮勵不怠久之授官宰縣佐郡所至  
著循良聲則以平生實學有力焉方別駕下帷時不  
問家人產業藉安人拮据于內助薪水費以故別駕  
無內顧憂得專意卒業則安人之賢也別駕遊宦四  
方與安人偕宦成名立瑩無瑕翳安人之助也既而  
別駕倦遊歸有丈夫子三人各能樹立以持門戶家  
聲益起不墜安人之教也安人相夫子業儒而儒成  
遊宦而宦成教子而子成安人顧不賢哉今登上壽  
子若孫賢而文家益起經誦聲洋洋里塾間中閤閑  
靜含飴弄孫以娛晏樂暇日接隣媪里嫗談里中事  
目所及見者某氏始而盛終而衰某氏子賢某氏子  
不肖某氏老而健某氏未艾而衰謝自顧舊業恒盛  
子若孫恒賢年及而恒健不衰謝若南山之鞏固峯  
巒森聳與天壤齊下視浮雲之卷舒倏聚倏散也若  
蒼松翠栢貫四時不改柯易葉而笑穠桃繁李競媚  
春風榮不踰時也顧不愉快哉安人當晏景而所值  
愉快則意適而壽益無疆此恒理也行且見堅松栢  
之資享南山之壽以徵予言



華陽洞藁卷之六

金壇張祥鳶著

記碑

止足齋記

明陽談子官鴻臚若干年一旦上疏

闕下曰臣悌南中布衣躡蹻擔簦謁選部部授臣鴻臚負獲從羣臣瞻日月末光

聖天子息天造地負隆矣顧臣邇嬰衰疾羸不勝官伏願

陛下哀憐之放歸田里俾采芝朮岩穴中攝甌潤稿



以扶餘齡臣聞雨露能滋病葉君恩能生羸臣臣不勝惓惓昧死以聞疏入

天子可其奏詔之歸秣馬膏車歸矣徧謁其里人之宦燕者且曰往吾嘗買山構雲五湖間置齋焉榜其上曰止足以見志自繫官于朝蠨蛸滿戶矣且懼林壑之聳誚也行若遺居若繫舂馬若有負今幸

詔許歸攝吾且脫駕吾齋止矣齋屋數椽應門無人道書盈几彼連雲甲第朝歌鍾而暮狐兔者孰與吾齋之幽齋前無媒迕開青苔日厚終南之逕信捷孰與吾齋之夷齋居休沐鶻冠不彈彼珥貂影纓不三

褫不止者孰與吾冠之適賦遂初說息機融融洩洩樂也不知俯仰之間復有何物可以易吾齋是歸也庶幾不媿吾齋矣然吾名齋之意蓋有味于老氏之言云老氏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乃孔子顧稱之曰老子其猶龍耶夫龍神物也巨濤激之雲氣扶翼之迅雷飛電搏擊輝耀之薄層漢水九土迨夫雲霧電止天宇澄朗龍且斂甲戢鱗壑蟄而淵潛矣龍不蟄且潛日擾擾塵壤間襲其威龍可狎而騎也龍其不神矣哉老氏之授書閔尹而西也老氏之所爲龍也吾慕焉澹焉齋居如蟄如潛吾且爲龍斯吾所爲止



足也世固有宦成乞身歸者良田大屋里稱素封盛  
 賓客麗歌舞飾裘馬豪其閭井以斯為足吾非不能  
 致此也顧吾之所足在彼而不在此耳孔北海白司  
 馬世所謂名人雋士非耶坐客常滿樽中不空足矣  
 卒褰裳以就曹氏之波府有餘帛廩有餘粟家有聲  
 伎之樂足矣卒不能止江州之行有待于外而後足  
 者適媒辱而招始斯人也幸無辱吾齋客聞其言而  
 躩之為之賦式微明陽子曰愛我哉規我以止道也  
 為之賦衡門曰知我哉謂我止而能樂也揖張子曰  
 曷為我記之吾且持之歸置之齋中

丹陽縣公田記

侍御文峯陳君按江南也紀綱諸郡邑興利祛奸維  
 時諸郡邑大夫賢咸能舉行如侍御君意丹陽君所  
 部邑邑故有公田蓋前守吳峰林君括湖之淤為沃  
 壤者寺廢而寺之田莫適為主者隸之公命民田之  
 歲籍其入以待賓旅委積行且二十年而侍御君按  
 其地君慮其久而寢弛且淆也檄邑大夫覆其事其  
 畧曰維爾邑有公田以待公需蓋良法也法即良不  
 覈將焚利即公不禁將漏維爾邑其按田之頃若畝  
 凡幾民之受田而輸者幾氏歲輸幾何因歲輸出之



以供賓旅委積者幾歲輸一入公積禁無旁落有犯者坐之爾邑能事事維爾邑才維時邑侯李君最才覆其實如檄上之侍御君復命列其田之在公者民之田于公者碑之衢以垂示永久而徵記于予予惟公田者因田之在公以公其利于人也惟其利公于人也人視其田若脫兔之在壙可競馳而並攫者于是始有移甲爲乙而腴者瘠盈者縮矣始有侵攘官租擁而私之歲所登不輸者什九矣公田名存而實亡而利之公于人者微矣彼一夫之家受田一廛私田也世守之以爲仰事俯育之需即里之橫者莫敢

侵其耕貪者莫敢睨其積在公之田公田也人顧得以婪其疆盜其入是私者人反不敢干以私而公者反足以媒私何也起于公道之不行而人各私其身也一廛之田身所庇也公田所以庇人也不能以愛身之心愛人于是不能以治私之心治公公田之足以媒私者非公之不足恃而奉公者非也有司不能奉公于是視公田若秦人爲越人守土即有侵越不問田所入爲奸胥所擁不治監司下其事于邑按之苟具文書相應不覈柰之何公田不胥而爲私也李侯蓋奉公者也視公田之可以紓民艱也若家有負



郭胥以卒歲蕪而不治足以重饑寒之累也所以守其疆畔以隄侵越者顧有禁而不理者乎視公田之入也若農之有秋即遺秉滯穗可充廩積而不忍棄之塗也所以防漏卮者有遺孔乎視公田之可著爲令也若起家之人創爲世業欲千載不圯也所以思終畝來者有不堅如金石乎斯則侯之奉公以稱上意宣下澤也乃知侯與林君後先濟美而奉侍御君之德意行之邑也能上下相與以有成也數君者皆能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以扶植公道不墜也蓋于公田一端有徵云侍御君名某林侯名某俱閩人李侯

名某越人

臨清司空行署重刻題名碑記

國家營建工恒需于陶陶恒于要會地臨清故要會吞汶濟漳衛諸水建甬滄渤檣艦蔽流而南北者蓋蝟毛集也因北艦之集而以所陶附之北輸於輸便臨清建甄廠陶馬便輸也視其事而督之輸者司空大夫也大夫坐行署視事而署故有題名石題諸大夫氏名若里第也遡徐大夫以上十有六人咸書于石石久而剝剝又左方盈也無以待嗣至者大夫泰谷君曰是且暗前大夫名又右多贅書宜刊刊其贅



則左方虛而嗣至者不俟更名咸得書焉於是龔其  
剝蝕者刪其贅者復刻故所書氏名繼以泰谷君名  
而虛其左以俟嗣至者書焉如蝕而復光如隘而復  
拓斯大夫所樹石也而大夫之樹名于齊甚似其所  
樹石焉初大夫拜

命如齊蓋在嘉靖己未歲云歲己未

三殿肇工已又有城都工工之需于陶什伍陶之倍  
恒什九司空部謂陶事急宜選才大夫往而部大夫  
泰谷君最才于是以君應

詔而君如齊則興革有裁程重有紀疾徐有節杜漏

費有防却倖蠲有閑陶者良輸者赴需以營構者拓  
大夫之功樹矣功樹而名以蔚起而前大夫之名籍  
以大光于是新其石書焉表名以永其光也是功之  
彰也夫功之有名也猶榦之有標膏之有醖也鄧林  
之榦其標信崇然並植者復翁鬱焉崇益蕃矣白鳳  
之膏其醖信遠繼熾者復從而沃之醖愈遠弗燼也  
大夫培榦以崇標沃膏以騰醖而前大夫之名賴以  
益光名賴大夫以益光而名之書諸石者俟大夫以  
復新是大夫之所樹蓋耀往俟來而標醖之所揚遠  
也謂大夫樹名似其所樹石豈非然哉故曰惟其有



之是以似之若謂樹石祇以志宦履耳標與燄奚賴  
是以遠是未覩夫詩書所稱矣子來之役開岐豐之  
基播和之工扶邾鄒之鼎乃自古記之矣諸大夫誠  
厚自培沃以大其名即岐豐邾鄒之功可與度長絜  
大雖詩書所稱又何以加焉他日且有視石間之名  
若鼎彝所勒者顧不偉與石初樹于嘉靖甲午歲樹  
二十餘歲而剝蝕剝蝕且數歲而大夫新其舊重樹  
焉樹之時嘉靖辛酉某月某日也

重表漫塘先生墓記

先生受朱子之學于黃勉齋而以其學羽翼吾道于

紹熙端平間高風卓行邑里尤深親炙邑至今北面  
俎豆之至崇重矣顧其墓歲遠而圯樵兒牧豎躑躅  
其上不禁士大夫過之不式蓋蕭然廢墟也先是邑  
大夫松石少保詢故老披荆棘訪焉未獲也暨鶴溪  
任侯而始獲其地于沙墅之陽斷碣殘志僅可辨識  
即其地封樹之已又給墓田于其裔孫而復其賦若  
役俾世守焉侯之意斯已勤矣餘三十年梅墩林侯  
至振文崇獻式敦化本表先生之墓而樹之石而後  
先生之咳貌若可彷彿若九原之復作可爲依歸古  
之哲人爲邦表賢者之宅里以樹風聲朱子守南康



軍封劉凝之之墓而史冊以爲美談侯之所脩舉實似之蓋吾道在宇宙間流傳迴薄而恒寄其脉于賢者賢者道合即千載而臭味不殊所崇尚同道在先生故能致其邦之大夫曠數百年而封其既墟之墓道在邦大夫故于先生之墓更相封表永以不墟不然桓山之柳銅雀之陵非不崇且侈也賢者過之視之若讐人之壘爲之回車况復其墓于既墟之後哉林侯又將伐石爲墓之門垣扃護之而廩其守墓之裔孫繼先繼先辭廩而以門垣請侯欣然義其所請領之未幾召入青瑣行矣夫表以表之門垣以扃護之而守其表志門垣永俾勿壞在人顧先生之後人不大蕃今特僅僅如綫耳起子文之後而俾先生之墓永有所託者在邦大夫至于先自樹立以稱諸大夫封植之意則在後之人奮其無忝之志以慰先生于九原耳墓封于正德庚辰逮嘉靖庚申而林侯樹之表表四載爲嘉靖癸亥而邑後學張祥鳶記其事

保定府脩學記

吾郡郡學之建所從來遠矣建而圯圯而復脩且增葺者不知凡幾記之石而樹之學庭者或存或毀不



可殫考記所存與故老所傳者則能稱董大夫云董大夫脩于弘治癸亥而學始增脩嘉靖中東洲屠君青峰汪君先後來刺吾郡增脩潤色咸與有勞而學益脩且華焉迄嘉靖癸亥而廟學故所葺者稍稍圯矣郡大夫嚴君鳩工飭材支傾易朽文以丹雘廟學諸楹咸仍前大夫之舊其建聚奎樓于廟之東偏移名宦鄉賢祠于戟門之東西偏則大夫之更始也工始于癸亥三月落成于歲之七月越四月而告成事記尚缺而未樹至乙丑歲晴湖張大夫至始命郡博某庠生某乞言于予曰願賜之記且垂之教予聞之

國以學造士士以學華國交相賴者也先王之政本也學圯而不飭俾士之遊于其中者如入窶人之室神阻意索而氣以弗振無具甚矣茲非有司之缺政且不華國乎譬之養騏驥者居之新閑沐之清泉飾之錦鞮不必鞭箠使之而神駿之氣完則過都迅于歷塊三軍之士怵幕府之森肅聞征鼓之嚴明則神悚志斂而勇且超乘是惟作氣之術先而其具飭也士之華國以才而用才以氣成天下之務者氣也大夫之脩學振士氣于精神之間以鼓其疊疊也不言之教也多士將有興乎觀廟貌之崇嚴也則宗廟百



官之富若著若存神游于千古之上矣觀庶配之森  
列也則曰美哉昔賢之升堂入室者其在斯乎步趨  
若可躡馬瞻敬一亭而恭誦宸翰之昭揚也則曰大  
哉洋洋乎聖謨也哉日月宇宙萬世其炳煥已望啓  
聖之祠則曰美哉是其先三命益共而起循墻之敬  
者乎又爽然自失矣仰堂序之臨也則曰盛矣哉廣  
居正位大夫所以與民由之者若是是弗可曠也登  
尊經閣而見圖書之府也曰美哉其觀我以東壁文  
昌之麗乎聖學盡在是矣見名宦鄉賢之俎豆于祠  
也則曰九原可作吾其有景行矣乎禮門義路由之  
以出入也曰美哉吾聞君子之所履在是采齊肄夏  
鏗然有遺音焉挹泮水而歌魯頌之章入射圃而動  
矍相之思此皆士之游于學有所得焉而興起者也  
皆實學也上之脩學以教也不言而可述下之以學  
自脩也弗語而時觀是皆動之精神之間而作其氣  
者也教之善物也昔周之東郊爲王畿重輔懼民之  
無學也簡命元臣往師保之以示之訓曰簡厥脩亦  
簡其或不脩學之貴脩尚矣保定

皇畿西輔爲

天子股肱郡即周之東郊也上之所脩仰法乎三后



下之所脩庶幾乎多遜則畿輔增重

國家增華功宜倍于他郡矣不然徒炫宮牆之崇麗而中無所得即使日誦習于其間固已曠安宅舍正路而入于幽谷矣非夫也古司徒氏典邦教而以鄉三物教萬民今予獲典斯職尤願教行于吾鄉而冀多士之學脩也多士知大夫之脩學不在于飾堂構侈藻繪知予之記學不在于誌歲月籍名氏則大夫之功庶乎藉之以不朽而予之願望抑亦不託諸空言矣嚴大夫諱某滇人繼嚴大夫而落成者沈君諱某淮南人今茲徵記而樹之石者張君諱某亦滇人

橫山水洞記

去昆明池而西幾三十里爲龍院諸村村凡八村之田凡若干頃田稅歲輸縣官凡若干石村故枕山而襟水水即昆明池池抵村地勢隱起差其頃倚狀可立上游走丸以故池水不可逆引而仰漑村之負山而田者無論愆陽即旬日不雨土脉輒龜裂歲輒不登中歲他境稔而茲境不厭半菽民苦之村迤西三十五里爲白石崖崖故有泉其山形隱起則又高龍院諸村什九度崖泉可引而東以灌然橫山墻立于前岸然峭阻先是議鑿山之凹爲渠引泉踰山而東



乃其山石脊而土麓石堅不可鑿議鑿其麓麓自西以跨于東五十有八丈村農裹糧荷鍤戴星而作且息者紛若蟻之營垤踰歲訖無成績方伯敬亭陳公以省耕至問焉衆告之故公曰茲吾事而以疲若等吾爲若成之乃謀諸右轄獅江陳公計其費可三十金移議御史臺報可二公乃檄掾董茲役曰德先汝往視䟽鑿相度規畫以樹爾功洞可高五尺廣二尺斷木如高廣之數以支傾圯俟功成徐易以石發帑儲三十金授之上下其工之直以廩馬曰獻榮汝往率德先功曰俛汝其嗣德先獻榮以督諸役之力者

不力者前後掾悉矜奮如檄已又檄舍人袁應登佐掾以轄群工應登簡工之不習者請以礦夫代公可其請召朱禎輩二十人以屬應登分東西鑿鑿幾半而道不值公齋宿以禱于神乃值始于隆慶庚午迄于壬申春易掾者三掾以直盡告者五告即議發先後五發帑發百有十金訖功會公以乞休去獅岡陳公繼公愈益振策諸掾尋以成工報靈竅朗闢洞中可偃蹇行公又趣掾引白石崖泉東達橫山連山菴亘溝山腰以引泉蜿蜒縈紆四千一百三十八丈廣盈尺深踰咫泉抱山而東赴若帶西縮若白龍挾兩



偕山勢俱來若玉虹下飲潛入洞口由洞而東出噴  
薄淪連堰潴而渠分村之耕者需濡稼者需漑植者  
需滋畦者圃者需潤不雨而澤不禱而免于旱稿民  
甚便之而德公之功乃歌曰橫山之麓可屋可田白  
崖之泉可引可沿山麓可鑿伏流潺湲茲麓既闢不  
淤不顛漑我稼穡充廩盈廛我公之績億萬斯年曷  
俎豆之以輸我虔予聞民之頌公益偉公公官滇滇  
故金方境饒金銀氣鑿山求金者所在霧集山崩乃  
壓焉徼外蠻夷中產珍石采色晶瑩石故產于井入  
井以求者繩繫以入徃徃墜井中不起亦大艱危矣

二物者寒不可裘饑不可炊俗多冒險浚求而五穀  
者一日不得則饑寒至利澤當前藐不起事惟上所  
率之耳語曰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乃自古記之矣  
二公治滇聞以礦告輒報罷而寶貢又奉

詔停寢至稼穡所需即穴重山匯斷流發帑鳩工不  
靳焦勞不辭蓋視民所天不寶玉而珍不兼金而貴  
其急政遠畧在此而不在彼也真知輕重大丈夫哉  
昔周以農開國周召守家法以綿遐曆賦豳風以諷  
王而却越裳氏之貢芟棠以勤農而告王則曰不貴  
異物賤用物二公之遐識周召之遺矩存焉是宜記



其事以詔吏茲土者

曹氏祠堂記

曹文學伯仲氏倡宗人建祠祠其先自顯考遡而上之以逮十世祖某咸秩而祠焉有祔而無祧有宗而無別祠五楹楹設巨龕奉所祠主祠之前甃石爲臺廣容百人奉祠者列以稱事軒其臺之前軒如祠之數以燕群昭群穆之與祭者歲時伏臘宗子率十世之子若孫遠及曾玄踈踰袒免者咸儼然造祠下北面虔舉祀事俯仰有儀裸獻有節祖考之靈若著若存若洋洋乎其享之也祀畢而燕群昭群穆獻酬交

錯情好歡洽環視曾玄之遠袒免之踈其始爲一人之身孝友睦婣之情油然而興藹然其親且昵也祠之徼福于先人也文學間以語予而屬予記其事予曰合祀非古也禮祀四世有祔斯有祧有宗斯有別禮之裁也紫陽文莊之所裁不有可稽乎而合祀也文學曰禮緣人情者也人情所安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今夫人有一廛之業貽其後之人必籍田宅帑庾分授之甲此乙彼無相淆焉世之恒俗也乃其獨行君子則有同居累世而不分財者有共被而寢老不異室者此何以稱焉莊生曰室無空虛



婦姑勃谿情安于異不強其同甲此乙彼固善陸生  
曰荆懽同株鳥悲異林情安于同不強其異世不分  
財亦善事死養生悉情也有祔有祧有宗有別猶之  
甲此乙彼以異業者也于祔于祧于宗于別合祀焉  
猶之世不分財而同居者也悉情也情悉禮也吾非  
不知袒德逮下之久遠也又非不知精神上交之有  
限也顧世不分財者自所生之親遠而及于袒免之  
疎又遠而及于袒免之外邈不相屬者咸聚爲一室  
共炊而食同績而衣即非恒情不猶愈于持曠林之  
戈爭尋常以相吳越者耶故吾考吾祖同堂以棲神  
同豆以薦享聲容笑貌聚爲一室共炊而食同績而  
衣追古之獨行君子也不死吾親之心也故曰與其  
過而廢之也寧過而立之予聞而領之若文學者始  
事死如事生者也禮以義起也曹氏爲吾邑善俗家  
有長者之風人有惇睦之義勤生而力本崇儉而黜  
靡入其里如入畏壘之境平居無故一錙之費靳不  
妄捐至鳩材建祠即傾貲不靳祠之宏敞靚麗什倍  
居室其篤于孝友知所輕重哉文學諱某太學諱某  
能以大雅之風世其家

余氏尚義堂記



歛人余生賈予邑與予仲氏善仲氏語予曰余生家歛之半沙里族蕃而族之人不能無豐約其先大人某懼有因約而廢禮者捐若干金構堂三楹容麗輪奐聯其大宗以下遠逮袒免之外冠于斯婚于斯喪祭于斯俾世守無斁因榜其堂曰尚義云余生介予謂伯氏文記之予曰古禮尚矣紫陽瓊山之所考定世服行之吾聞有宜于廟者有宜于寢者今不于廟于寢而一切于堂何居仲氏曰吾聞禮後宜禮有宜于土俗者則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今舉族之人豐約不齊若十指然有窶守環堵不蔽風日者必

待其立廟立寢而後舉禮不幾于廢禮乎今堂立而族之富者窶者咸登而舉禮視堂若廟視堂若寢是族之人無廟而有廟無寢而有寢也是堂之助也記曰與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立之殆斯之記與且歛俗喜賈賈于外者什九方其逐三五之業客遊江湖同室千里即脩而萍聚尋復雨散今歸而拜家慶于斯堂接席燕集見長者起敬焉見親者起愛焉懽然息洽若一人之身陸士衡云荆懽同株烏悲異林喜合惡離物情大抵然也今聯九族之踈千里之遠爲一人一家則堂之助也自俗薄風漓人私其家固有



擁良田大屋以自豐而視其族之人無一瓦之覆一椽之庇者若秦人視越人之瘠甚則操實沉臺駘之戈相閱于曠林者今不費族人一銖而堂構崇麗俾人咸有寢家咸有廟而世世咸有秉禮之風是又足以儆漓風而振薄俗者予聞仲氏之言而知斯堂之建見崇禮之義焉見敦倫之義焉見激漓振薄之義焉是足爲尚義也已予不識余生未之面也因仲氏所以語予者書以遺之因以置之于壁

重脩三賢祠記

三賢祠祠邑之先正張文簡公王正肅公劉文清公

而俎豆之以矜式後學者也所謂鄉先生沒而祭于其社也三先生生于宋季宗孔門之學以標拂流輩樹爲勲名持爲風節蔚爲文采宋史列傳傳之矣邑之鄉賢祠祠之矣嘉靖丙戌鄉大夫憲副王公臬疏請建正學書院尸祝三先生崇特祠焉久之書院改爲御史臺邑大夫顏嘉會建祠學宮之左奉先生祀榜曰三賢祠祠久稍圯邑侯許公謁祠見祠之不飾非所以妥靈虔祀即聚材鳩工構堂三楹門垣整葺塗墍藻繪傾圯者森敞剝蝕者色澤而功告成則萬曆癸未年季秋望日也夫道猶標也標必特起斯足



聳瞻導趨標起于百人以上百人望而趨之矣起于  
 千人之上千人望而趨之矣特起滋崇景行滋廣崇  
 特祠于書院所以示標也道統猶宗法也宗法有宗  
 子有別子即有別子例無別籍先生視從祀諸賢猶  
 別子之于宗子也附祠于學宮猶別子不別籍也所  
 以明宗也附祠學宮而復特祠者既以明宗又以示  
 標也標崇則學者爭趨宗正則學者之趨咸歸于一  
 祠之所以矜式後學也標即崇久且待植宗即正久  
 且待振後學即矜式久且寢弛待提撕侯之脩祠所  
 以植標振宗提撕後學也祠脩而宮墻若增而廣階

序若增而高先生之學若增而輝奕後學之矜式若  
 增而淬礪望標以趨繼宗而起者幸生先生之里過  
 先生之故墟舊墅其遺芳賸馥猶然氤氳襲人九京  
 可作願為依歸焉入先生之祠瞻宮墻階序之森潔  
 大雅典型若著若存若臨之在上高風灑然廉頑立  
 懦曠世之下覽德輝而興起者若親炙于當時也此  
 侯之脩祠以崇道脩道以立教也侯以通才邃學宰  
 吾邑神明德政更僕未易數重道崇儒造士振文以  
 敦化本脩祀蓋其一端云侯名弘綱浙之東陽人第  
 萬曆庚辰進士



丹徒邑侯徐賓梧去思碑

賓梧徐侯起家第進士宰寧國有聲主爵者知侯負  
治劇才而丹徒故江介劇邑乃移侯丹徒丹徒人北  
面神明之已歌舞之已又喁喁私相語曰侯甚宜吾  
邑邑人德侯之施思久厭其膏潤爲數世利侯之徼  
福邑人蒸蒸厚矣顧英聲茂譽翔洽遠邇觀風使者  
薦書交于

闕下行且入秉鈞軸肯爲吾邑留耶會有天幸

天子入廷臣議詔郡邑大夫久任即有茂異得增秩  
毋數數弁髦之邑人聞

詔則又躍躍以喜曰

聖天子乃肯念蒼生以我侯乞我永綏我邑人

息至渥也久之竟以使者薦書列治行高第入爲司  
勲卽濱去邑農輟耕賈罷市闐衢隘陌擁侯之車不  
得行既知不可留乃相與乞侯之履舄以存遺愛且  
祠而俎豆之而樹碑于祠以識去思因謁文于予予  
賢之曰父老思侯侯誠賢然史稱何武所居無赫赫  
名常以去後見思若侯之異政標起湛息四洽邑人  
德侯者神明之且歌舞之矣奚侯去而後思江上文  
人曰凡人情有所需而未遂則思有所係而不忘則



思方侯之未至也寒者思衣饑者思舖學者思教究者思直租庸之未均者思平供億思節勞且疲者思息思潤侯至而整頓盈縮百務絲理深仁濺澤家培而戶溉凡昔之思而未獲者一一咸遂其所需侯在吾何思蓋侯在而思遂故忘侯去而思在故思猶赤子在慈母之懷夫復何思及去親遠而音容隔天末片雲亦結寸心矣自侯之舍我赤子而北也履邑庭瞻堂序則思侯疇昔披牘聽政游及盤錯曾于斯也入膠庠聞弦誦則思侯橫經造士憲古振文曾于斯也桑陰翳野禾黍映道則思侯疇昔爰棠省耕褰帷

履畝曾于斯也天塹安流百雉安堵則思侯疇昔折衝樽俎萑苻屏息曾于斯也江山映帶雲嶼離立則思侯疇昔露冕行春題咏淋漓曾于斯也津亭南北舟車旁午則思侯疇昔揚舲而來乘傳而去曾于斯也侯之遺澤存也邑人之思也曰老氏有言太上下知有之其次親之譽之侯以太上之治治爾邑爾邑人親之譽之且碑之非庚桑楚之所避耶曰侯誠以太上之治治吾邑吾儕小人何能游太上之天古史氏傳循吏者即一政一令一謠一頌亦侈其事而書之千載之下照人耳目如昨日事夫獨非因民之親



且譽者垂示不朽耶祭酒第書之遂述所聞于丈人者書之繫牲之石

肖巖劉侯去思碑

正德中劉莊襄公宰吾邑邑人神明之公去而人德公之遺愛不忘歷數十年予猶聞長老輩時時稱說公德政如昨日事遇新令至則私相評語曰令何如昔時劉公賢即平時聞他邑邑令賢又曰某令賢得如我劉侯不予生也晚不及侍公每聞故老稱說公異焉及公樹勲邊陲光薄日月聲施海宇位登三孤爲一代名臣乃曰故老所稱說足信哉公之後餘五

十年而肖巖劉侯來泣茲土政通人和聞遺老相語曰侯之賢莊襄公之後一人耳然則金壇稱賢大夫者蓋有兩劉公云侯宰吾邑三年以治行高第召入爲侍御史邑人聞之則大喜曰吾固知侯其入也不爲諫議必爲御史今果爾自卿大夫下至市巷阡陌田傭村豎轉相傳語嘖嘖欣賀不置比人從京師來群聚問侯起居何狀立朝丰采何如治邑時居第何在得佳問則又大喜轉相告語以自慰籍平居里巷相聚談徃徃指某政某法曰此我侯昔時所張設也某利某害曰此我侯昔時所罷行也交相頌



說刺刺不能罷大要若長老輩頌莊襄公云空同先生曰王之功忘久之思蓋君子出而以天德王道為治當其時上無苛政下無窮民閭閻老稚終年不識縣官左食右粥嬉戲如小兒狀不知其樂也久而追念疇昔恬熙景象未有不愴然悲悵然思藹然歌且頌者譬之父母之于子其恩罔極方其承顏堂序間交相煦哺不覺為懽比及去親遠遊羈旅天涯未有不寢悲而夢戚者陟屺則思望雲則思人從故鄉來無暇他問必先問父母衰健何似日飲食多少無恙得如昔日不惟其至恩膠結于心而不可解耳詩云

樂只君子民之父母若劉侯者古所謂民之父母非耶侯以父母之親親民有不以父母之思思侯者乎于是邑之父老以人心思侯不忘請予文碑之衢以垂不朽予謂至不朽者莫堅于人心金石為下侯之德在爾心何假于碑父老曰昔周公思召公而愛其所爰之棠襄城人思范忠宣公而名其所植之桑為著作林古者思其人尚寄其思于一木而况于石乎予于邑人中德侯最深者遂因父老之請書人心之繫屬如此尚俟侯之勲位與莊襄公方駕以信吾言

丹徒邑侯楊公去思碑



縉紳先生吏茲土有功于民德之頌之且俎豆之亦由行古之道也自民偽滋而世遂緣偽以議誠頌之在事之時則見以為援上而干澤頌之顯融之後則見以為佞貴而獻諛信如所云則畏壘之民悶悶醇醇雅不善諛當庚桑楚之在事爭尸祝之何也召伯入為三公至尊重矣南國之人思其遺愛而歌其所羨之棠其棠之什數千載後令人擊節則又何也顧所頌誠當即議誠為偽而誠益顯如召南如畏壘即箝其口亦不能使其瘖也情之由衷也晉江楊公起家名進士宰丹徒吾如丹徒丹徒人德之頌之時以

公猶然在事即非援上亦親炙其德政故歌舞之耳及公治行列高第直指使者露章以薦凡十數上奉璽書召入而其行也士民攀戀填衢塞途時猶以公初去邑赤子戀慈母宜爾也及公登青瑣為諫大夫餘三載邑人之德公戀公而頌且思公者益深于去邑時則公之實政湛恩結于人心者深也公之履舄高躡五雲而立朝丰采奕奕江城間譬之威鳳已翔于層霄而九苞之麗采猶拂岐陽之孤桐也是公之遺愛也邑人之思也邑長老輩則曰野人不知威鳳何狀狀公之遺采不知類否所知者公之德政徼福



我邑人則饑歲之梁肉初寒之繒纊也厭梁肉者思其腴御繒纊者思其溫此邑人之思也夫邑人知舖其饑燠其寒而未其思抑知爾公且爲說之霖雨俾天下無饑歲且爲衰之冬日俾天下無沍寒不推食而飽梁肉忘腴不解衣而燠繒纊忘溫忘則思之遂也是公雖去邑而公之德政恒在爾邑去邑能繫爾思德政恒在爾邑能遂爾之思

郡大夫北潭馬公去思碑

郡邑大夫職在親民親之也者猶親之于子也親之愛其子也即其人素偽未有愛其子偽者子之德其

親也即其人素諛未有以不情諛其親者故郡邑大夫之愛其民民之德郡邑大夫也若父子之間惻怛至誠交相洽孚風之甘棠雅之父母千載之下一唱三歎有遺響焉古之遺愛也自民風不古偽滋諛競有吏不長者而部民狀其德政頌之監司因以要市于上而詫于里人曰郡邑德我甚則祠而像之碑其績譽之而上亦借以爲聲名及車轍出境未幾度勢力不能相寒燠過其祠不睨上兩旁風遺像剝蝕不葺碑沒茂草不省此特效諛以冀煦沫故利在則頌之爲父母利去則蔑之如胡越非國風小雅之遺響



也郡大夫北潭馬公佐吾郡若干年政成擢尚書戶部員外去尋又擢河南按察司僉事郡人德大夫而思之不忘鄉耆歐陽清輩謁予文以志去思予知大夫以右擢解郡去也歷今茲若干年久矣郡人思之而圖以碑其遺愛惟其久而思之也則其思也誠惟其解郡久而碑之也則其碑也非諛使大夫不以德政而以寒燠之權借助于下則雖碑于昔日亦沒于茂草矣茲寒燠不相及而後思以碑之大夫何以得此于下哉使郡人不德其遺愛而以煦沫之利要市于上則雖父母于昔亦胡越于今矣今煦沫無所冀

而猶碑以頌之不置也郡人何爲而効此于上哉是可以見大夫之有德于郡人也若親之于子一出于至情之惻怛而間不容僞也郡人之德大夫也若子之于親終身慕之而間不容私也清輩復述大夫之德政屬予書之碑予謂大夫德政可思而不可書子之于親也自有生之後逮于沒齒之時一髮一膚皆親恩也故曰昊天罔極而終身慕之未聞指數枚舉而嘒嘒然頌之曰某日食我以甘也某時燠我以衣也某事貽我以安而某言訓我以善也使可以指數枚舉何以云罔極大夫之德政親恩也故曰可思而



不可書蓋不可殫書也東京名人黃叔度最賢范曄  
列傳不書行實而祇書群賢所交譽叔度之高照人  
千古房杜相業獨步貞觀蘓長公曰傳無可載之功  
詎非以不可殫書哉故可思而不可書正以見大夫  
之大也于是郡人樹碑于金山之巔以臨大江日俾  
我後之人興高山仰止之意江之永矣之思

華陽洞藁卷之七

行狀

封戶部郎中先大夫方溪張公行狀

金壇張祥鳶著

先君姓張氏諱楫字汝濟別號方溪張氏之先自晉  
司空華伯子禘以散騎常侍從元帝渡江而南官建  
業而句容爲建業輔邑張遂家于邑之戴亭里宋末  
常侍公二十五世孫志雲自戴亭徙居金壇之後陽  
千傳三世而太十公自後陽徙居方邊太十公子暹  
官御史孫瑛令於潛而方邊長氏蔚起爲衣冠家於



潛公從兄璟為先君曾大父大父諱昶號松軒處士父諱鵬號溟南公金壇故隩區而其地沃衍可耕又憲朝征徭薄文網踈濶邑人皆安于耕不樂隸學官籍聞長老言成化間御史行縣試諸生縣籍民間子弟待試徃徃叩頭祈脫得脫即大幸故張氏自於潛公後無以賢科顯者松軒公溟南公雖能讀先世書亦祇以財自娛不願為諸生乃其鄉行淳至邑里中至今稱長者必曰松軒公溟南公云溟南公一日夢神人抱兒授之曰謹視此兒後且為官人已而先君生公竒之稍長令受書外傳治舉子業業且垂成而

溟南公老不任治家人產業舉所治業分授先君先君退而自念曰人不兩能為書生窓間而父業顧置不治不治將落乃取故所為文焚之視家傭耕先宜人為前進士萬安令孫公女萬安公一子幼愛先宜人如子不忍遽令去側又雅知先君才家事可屬乃贅先君甥館屬以家事先君任兩家事甚辦萬安公寡言自可對先君言則刺刺不能罷曰張壻甚解事果才嘉靖壬午偕先宜人辭萬安公而歸歸而視諸傭耕甚勤苦無間大寒暑夜漏未盡即起不巾襪操篋鑰啓戶外趣諸傭之田乃入洗沐以為常家僮數



十指分布耕牧無一游閑者或召賓客則呼耕牧者暫入給事椎駮不能布席曳蒯屨踉蹌行客去復趣之之田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饑况中人之家可令人游惰耶田事急時即親舊問遺不遺一力萬安公常戲之曰張壻使僮如使金先君治農雖勤苦然經畫恢然耻齷齪織畝不爲視他齷齪織畝者所殖顧反羸一日集族子輩從容語曰先人丘墓賴若等祀守今者子孫蕃蕃則勞而祀守不能皆虔與若輩約墓祭必時家有慶視所慶事大小出資有差不如約有罰籍其資歲屬一人掌之累資治門垣買祀田而

儲其餘歲脩脩葺永著為約子姓輩皆曰如約嘗愈溟南公初命之業儒尋以治生故舍儒而農也曰吾無以卒家大人之志吾以屬之兒輩乃購學士家言教兒輩讀不令視戶外事不肖孤嘗跪而請曰兒願携書之四方從明經家受業先君止不遣曰兒在吾耳目前稍逸可引繩墨約束之去吾遠無論文藝甲濡乙染稍不自持懼汝壞也竟止不遣迄今以約束故稍知循繩守墨不大顛躓者先君教也庚子不肖孤舉于鄉先君戒之曰兒毋以蚤第故視天下事易也竟以木疆不悟教旨妄意僻遠誦古文辭才卑意



廣訖無成功屢黜于禮部始掉頭却顧而業已遲晚  
不率教之罪尚忍言哉由先君少嘗治儒內持鑒裁  
雖未嘗自表見而其發爲教誠時一見云嘗慕燕趙  
間形勝多賢豪欲北遊是年冬携不肖孤計偕歷徐  
兗羸博之間坐車中驚沙簌簌撲面曰中原信都會  
然風土惡無如南中佳也自是不復有北遊意後不  
肖孤官北地迎之北曰是非吾昔遊地乎昔固苦其  
風土今吾又衰吾不欲往竟止不往而與里中父老  
結真率社月必擊鮮飲醇談說平生相樂也每當春  
日入華陽山中隨俗禮茅君茅峰上已乃探古洞天

坐茂樹濯清泉信宿山家常苦山路登陟難捐百金  
道士伐石除道十餘里以便山行湖上菡萏開時召  
比鄰借童冠乘月操舟直造佳處嘯歌起舞舉大白  
浮之酒酣以往奮袂睥睨曰丈夫得時則雲蒸龍變  
樹功萬里不則舉時事一擲之訪佳山水宴嬉淋漓  
亦足寄傲何能作轅下駒跼踏塵埃中耶人亦因是  
窺見先君雅志非浮湛間里者家居時時遺書都下  
曰父居里中甚樂毋以父衰老故亂爾方寸然守官  
難好爲之無踰忠勤廉謹也不肖孤拜父訓服膺不  
敢忘嘉靖乙丑歲不肖孤以戶部員外郎一考吏部



吏部上其事

勅封先君戶部福建司員外時先君鄉居乃冠服拜命縣庭縣大夫乘以安車函

制書前驅送歸里第尋遇

今上登極覃恩百官

誥封奉政大夫戶部山東司郎中甫再踰年兩拜

封命兩命咸美詞云初先君布衣時以耆德爲有司所推延爲鄉飲大賓亦嘗往及從鄉大夫之後蹤蹟不履公府公府有問遺亦不往謝角巾野服徜徉阡陌間借鄰翁里父相歡如平生絕無幾微振矜之色

見于顏面人見先君不振矜也亦樂從之遊不能去客或有言某事屬某官可關說解者不應第促觴觴客客亦竟不復言平居築室不崇華侈及架樓恭置誥勅則雕繪采麗榮

上賜也初先君嘗病痺得仙方何生所服之愈人以爲爲善所感愈且五年丙寅秋哭兄之喪慟而傷神痺因增劇家僮來都下閱家書檢無父書大驚問之則曰痺不能書即草疏乞歸會

先皇帝棄群臣山陵未畢疏具不敢上憂懣三閱月而病竟以病疏上



詔許歸歸而見先君卧榻上不能起悲且泣先君亦泣自不肖孤乞歸後侍藥踰年痺竟不能愈戊辰歲四月初七日卒天乎痛哉先君廣顙厚背豐頤方口長不滿七尺而行坐屹屹不傾倚暮年神藏氣完相者以爲晚福甚遠而竟止于斯斯則不肖孤罪逆上通于天天故奪吾父以缺禍不孝耳天乎痛哉先君孝友天植噐度深沉事溟南公色養委至終身一日溟南公長厚謙約無間識不識咸稱公爲善人而因益稱張氏爲善族先君雅有父風溟南公以爲類已愛之先君八歲母王孺人卒後母朱孺人嚴無能當

其意者顧獨稱先君賢曰是善事我初先君當諸兄分田宅時方讀書齋中不知分訖徐授之籍先君受而藏之不問久之人或語之曰汝業孰與汝兄美先君第領之不言恐傷父意失諸兄懽也每夕從田間歸必挈壺樽從諸兄飲諸兄亦各治壺樽會飲夜久乃罷先君襟度坦夷絕無鱗甲人或睚眦之不報曰閭里中見面不越宿人睚眦我而我亦睚眦報之若賈豎女子爭言至淺薄矣人益服其雅量對客沉默若不能言每有所言則平實切事情如一粟一帛皆可濟實用無浮浪者里有爭者不之公府而之先君



先君出數言解立解其爲人所信服如此年二十二而贅先宜人先宜人婦德夙閑敏慧過人先君雅重之白首一心扶立門祚先先君六年卒塋家右祖塋乙丑

勅贈安人丁卯

誥贈宜人生男四人長即不肖孤祥爲娶虞氏累封宜人次祥輝娶王氏次祥鸞邑庠生娶歐陽氏次祥庶娶虞氏女一人適舉人于君孔兼孫男七人聲娶孫氏教聘馮氏懿聘虞氏起超嘉穀穀俱幼未聘孫女八人長適隣山徐君子次適庠生育泉曹君子次

許聘按察司僉事方麓王君子次許聘國子生盤溪曹君子次許聘戶部員外澹庵賀君子餘幼側室楊氏無出先君生弘治丁巳歲二月十七日距卒之歲享年七十有二不肖孤等卜以今年八月初八日合塋先宜人之兆痛惟先君潛德隱行比之古人孝弟力田者不知何似顧治經中奪既不能以經顯教子無聞又不能因子顯晚荷

恩命足顯融矣而天奪之遽竟不克大顯緬惟古昔巖穴之士藏馨埋照一經良史作爲佳傳則千載誦義信乎人之處世無論顯晦借輝名言咸足表著先



君不能顯于身猶莫顯于後者實賴宗工鉅人之言  
文足行遠也是以披血忍痛敬述行實上之而五內  
慘塞記一遺二言無倫次大懼不足以辱采擇儻不  
卑寒細而賜之銘豈惟先君受賜自受氏以來實咸  
賴之謹狀

張母孫太安人行狀

先安人姓孫氏祖諱謙封南京戶部主事考諱冕成  
化甲辰進士仕終萬安縣尹妣金氏孺人孫世居邑  
之丹鳳里逮萬安公偕仲兄弟進士起家而伯兄子  
侍御公已又第進士繼起以世其家伯仲若姪鼎立

爲簪纓門而孫氏族隆隆大矣萬安公尹萬安當弘  
治戊午入

覲携家行生母吉安舟中先是萬安公二男子俱殤  
公故詩書家而家所遺書未有所屬顧母性慧甚檢  
篋中書關婦德者時女紅之暇授之習母由是雅知  
書又雅知服行書中義侍萬安公金孺人雖雖祈祈  
有古賢孝風公撫之曰惜汝不爲男即男也當繼汝  
父第矣公性故廉稜負其才地高自標致不輕許可  
邑豪家妁婚數輩皆簡斥不字及予父迺字曰夫非  
張次公兒乎次公長者也是其後宜大時先大夫溟



南公雅以長者稱里中故公獨心許云母踰笄萬安公有男矣然伶伶僇僇幼也未解事公獨母素善驪公公不忍令去側乃以正德戊寅贅予父甥館居久之母思舅若姑年垂暮懼婦職之缺且家人產業卒難送治請于萬安公歸公義其請釐裝命之歸時嘉靖改元八月也歸而事溟南公暨後姑朱孺人極孝謹朱孺人性嚴難當其意者顧獨屬意母曰是善事我終姑身無一失姑意張故耕桑家而母貴家女或疑其不閑蚕績乃母顧反勤于蚕績出里嬾上廩困門鑰躬操厨饌躬視不假于人未明起率諸婢子

治糈餉耕不則治麻桑縫剪事無一咎窳者性絕警敏不踰中閤而外舍遠墅事一經遙覆即竒中曰其所耕者勤視之果勤曰其所耕者惰其業宜蕪視之蕪矣事有勞結父不以他語而入語母解矣父所接賓客舍人從中衡度咸識其賢否家人服母之明訖無敢起欺負意雅意儉素非歲時喜慶不御紈綺非祭祀賓客不擊鮮平居曳締茹糲晏如也溟南公業故腴父以公少子舉腴者歸諸伯兄而手其敝且瘠自安母居之復安力作節費餘十數年敝者葺瘠者饒家稍稍起初萬安公釐裝歸母也曰汝姊裝富于



汝什伍今籍其數授汝徐當償汝如汝姊數母曰嬭人歸夫家柰何復仰父家且忍與姊繫多度寡耶謝不受萬安公意卒不釋久之以別墅田六十畝授母業曰以償汝裝母重違公意受之然卒不以其租入爲簪珥費市膏購書延師開塾教諸兒學兒與隣兒共學隣父或曰汝兒才事塾師儀若饌宜倍吾兒母聞之儀若饌即倍于隣兒兒知學即喜學過苦即從容慰勞之曰姑徐徐可矣兒或嬉亦不謫過第謾爲溫語提撕之兒悟卒不敢捨其學以嬉嘉靖庚子不孝爲第于鄉母喜且憂曰兒甫弱冠學未老轍第吾

懼兒志之盈也及試春官不第每不第歸也母未嘗一言及得失但曰兒勞苦休矣歲已未聞兒第曰可矣兒年強仕始第也不孝授戶部主事庚申奉使符視權齊中迎母如齊中就菽居旬月忽忽起故鄉兒女之思趣舟歸因語兒曰仕不必顯要于廉猶之女不必妍要于貞女非貞即妍醜益彰耳仕非廉即顯垢彌甚耳爲蹠而受之不敢忘由母習聞父兄清白聲且所獵書傳中見古孝廉人可師故所云若是歷歷可訓也不孝迎母時具一帔袍獻母母曰寘之此非命嬭服乎今未拜



恩命而服命服非制聞者知母明于典禮云母別不  
孝歸也不孝念去母遠年又高時時遣僮詣家問起  
居僮自故鄉來母猶手製諸孫衣鞋寓京邸中知母  
無恙也一日忽心動晨出遇家僮持母凶聞至天乎  
痛哉尚忍復言母性慈異甚生兒不忍付乳保兒疾  
問醫祈神靡不虔篤兒或啼即大寒暑夜必坐撫啼  
止迺寢兒遠遊持其踵泣曰幼不忍以委乳保今忍  
委汝千里外耶愛兒然愛諸孫又無不然兒反不能  
少盡烏烏私情于膝下以報罔極而竊祿于外病不  
嘗藥喪不及含尚能強息忍痛以道吾母平生哉母

生弘治戊午十月初七日卒于嘉靖壬戌四月十一  
日享年六十有五歲男四長祥鳶戶部河南司主事  
娶石湖虞公女次祥輝娶王君女次祥鸞邑庠生娶  
丹徒東橋歐陽君女次祥庶娶嚴州府經歷竹屏虞  
君女女一適舉人于君景素孫男六長聲聘太學生  
敬軒孫君女次教聘馮君女次懿聘戶部員外郎江  
陰劍南沈君女次應陽春陽東陽俱未聘孫女五長  
許聘徐君子次許聘庠生育泉曹君子次許聘山東  
按察司僉事方麓王君子不孝祥鳶謹卜以甲子歲  
八月十五日奉母柩窆于家右祖塋父命鳶曰汝母



實賢然毋賢不外聞即聞亦不若汝覩聞具也趣爲  
狀乞銘于文章宗工以垂不朽焉跽受父命忍慟雪  
涕謹狀之如右

前翰林院編脩文林郎含齋曹公行狀

公諱大章字一呈別號含齋曹之先山西解梁人宋  
初徙居金壇數十傳而爲公大父將仕郎廣公父諱  
邦彥舉正德丙子鄉試嘉靖戊戌除戶部司務以公  
貴贈翰林院編脩蔡氏贈孺人戶部公有知畧屢舉  
禮部不第用其才起家素封居官有聲郎署間事具  
養齋尚書志中公生而精敏絕倫幼即能日誦數千

言戶部公試之文援筆立就有驚人語年十五補邑  
諸生時戶部公奉使還里中將携公之官例補太學  
卒業太學庚子應順天鄉試文已入彀且第矣以號  
訛罷辛丑戶部公丁內艱歸公亦歸周生士佐者越  
之名士也識公長安里中相友善延歸講業樂天精  
舍公流覽群籍而尤絕喜紫陽全書沉覆淹洽克然  
有得也周生故習陽明先生之學又旁挹陽明遺書  
參互之竒正迭用而理學益融丙午卒業南雍祭酒  
程松溪先生雅有學術談說名理試公君子貞而不  
諛論公立論大意云君子之道易道也易之乾繫以



利貞而坤則利牝馬之貞貞一也而隨卦變易斯其  
爲貞而不諒也祭酒欣賞之曰貞諒之義得子高論  
始明擢第二尋舉應天鄉試初戶部服除而北也且  
復携公北上下不吉卜南試吉是年戶部公以八月  
十三日卒于北公北不竟試矣以試南而第人以為  
龜有知也公奉戶部公窆于南洲墓而廬于墓側感  
濕股惱尋愈是時諫議樗庵王先生以疏論分宜免  
官家居公故先生門人也時時造先生精舍談道論  
文先生雅器公曰子之才且爲江南文苑生色一第  
易耳自墓廬抵先生所遠且十餘里野服徒步人遇

之不知其爲貴介也里人有誣公于郡守者守由諫  
省補郡且借一舉子作態持公稍急公不爲動市人  
之黠者承守風旨無故而譁其門公不較亦厭其意  
以去癸丑計偕之京抵京正月晦矣公自度理學已  
遂復得縱橫家言以資流覽入市市蘓氏集坐客舍  
中閱僅三日曰得之矣比入試飛揚沛艾若起眉山  
而授之穎也舉禮部第一尋對公車風格神采奕奕  
長公制科賜第一甲第二授翰林院編脩初瞿文懿  
公以經業擅聲嘉靖中公心艷之嘆曰彼可取而代  
也試禮部時故所善周生業已魁甲辰卽京師矣見



公文曰公之科名當在周卽之右果會元及第度周卽而上埒文懿如所期云官翰林甫三月蔡孺人卒于家奔喪南歸窆孺人合于戶部公墓公既起高第貴重一時佐郡宰邑皆同年生而周公如斗以御史按江南二載又公同遊太學綰帶交也故守欵門磬折謝過而挾守危公者人人自危公悉置之未嘗借交脩却也人益多公長者服除復除翰林院編脩典內書堂授中貴人書中貴人則人人德公曰名師名師已未春同考會試

肅皇帝季年四方貢瑞交于

闕下禁直諸公拜表獻頌

西齋宮而表若文出公手必佳分宜語其子世蕃曰曹翰林今之才子汝曾物色否世蕃素貴倨不下士大夫獨以父言陽浮慕公將引爲重客公故華亭相公高第弟子又負其才地不屑就世蕃已目攝之矣會又爲飛語所刺疑出於公嚙之遂假考功令坐有疾致仕公負高才起巍科人皆佇其崇陟峻樹以佐太平顧列官閑曹典筆札事試未百一遽中睚眦歸人人惜之公歸意甚得闢其先大夫樂天園斥大之鑿池壘山架樓構堂長堤畫橋映帶齋閣竒花嘉樹



覆石照水紫翠撲几席間時時挾賓客坐石臨流文  
酒賞會相樂也已又瑩城南別墅什于樂天園廣池  
澄碧竒石離立花柳夾道亭閣參差倍益秀野結廬  
龍山全勝榜其廬曰在田廬風日晴美畫舫載酒隨  
意登臨極歡而罷公雅好客客常滿座人人以公爲  
親已傾吳楚燕趙間人舍外舍如歸先是盜剽公金  
去久之獲事連楊之富賈賈寤持千金屬客居間事  
聞御史各捕客客持金亡去御史誤意金入公以曖昧  
奪官公一厄于權奸再厄于賈豎人人究之公不爲  
動好客不少棄載酒微歌探竒賞勝意甚得也弟以中

年喪其二子冉冉暮矣而子未舉不能無怏怏踰年  
舉一子足自寬矣以故患氣虛餌益氣藥太過藥發  
痰劇日吐痰盈斗遂卒公生于正德辛巳某月日卒  
于萬曆乙亥某月日享年五十五歲公性孝思淳至  
弟于鄉不色喜顧反悒悒人疑公才高不首第問曰  
公薄一第乎何悒悒乃爾公不荅不越宿而戶部公  
凶聞至矣非純孝素篤何能越數千里外神感也官  
翰林時心動不怡將上書乞歸爲當路所厄再越日  
而蔡孺人訃至公呼天而慟曰天乎予昔第于南予  
父卒于北予茲第于北予母卒于南一第何物俾予



于二尊人病不嘗藥逝不啻歛耶公負異質讀書不務誦數曰譬有異境習見則視異爲常不如瞥見驚心動魄也故公之于書一覽不再越叩之則證據今古援筆則種種得力即熟于誦數者反不逮也文忌太熟曰熟則手滑易落凡境譬之果實味生則鮮美耳蓋其才銳甚能一日千里故立論如此讀書別業時方伸紙濡筆而俗子群譁于堂公酬應旁午而筆端愈覺橫溢同舍驚問曰譁不敗思否曰予性耐焚應焚則竅豁而機動方藉譁助吾思思奚由敗問者笑曰此英雄欺人耳文成玄致愈益藹藹即逃空虛

而沉思靜繹不如也知公神清而濁不能撓反足助瀾也詩學李青蓮文學太史公平生詩文授草書記不復問故多散逸不存存僅十二三耳公之子壻哀校梓行題曰曹太史先生集初戶部公富甲邑里及官京師以千金授舍人質什一之息金垂盡公未嘗按籍問也廩故豐溢歲乙巳米踊貴或語公曰貴出如糞土計然策也公方挾冊不應未幾價大減人有惜其虛棄千金者公不顧以故公之季年雖減父之產乃亦見公胸次矣公配王氏封孺人生二子一女伯子曰祖見縣學生娶溧陽史少卿際孫女仲子曰



祖聞聘無錫安太學如盤女二子先公卒女適太學  
生于君斗聯季子祖鶴蔣出聘無錫侍御淳女祖鶴  
將以某月日奉公窆于南州舊阡乞銘于文章鉅公  
孺人弟王文學壻于太學謂不佞從公遊最舊習知  
公授簡不佞狀公敬述行實俟採擇焉謹狀

封戶部主事默齋賀公行狀

萬曆甲戌當大計群吏維時計吏咸上計

京師瓊守賀君邦泰自瓊至予亦自黔中至會逆旅  
中相勞苦已予問君曰尊公健否曰父幸健予之守  
南康也雖去父千里猶能時時起居差足自慰暨徙

庶父念其遠也稍稍動色矣自庶徙瓊則嶺海隔絕  
萬里父入暮年止一子置之海外即父爲好語慰予  
予獨何心頃以上計之便省父里中既見喜且泣父  
亦泣已又審知父病新愈則又泣父亦泣不勝烏烏  
私情行且表請歸養即蒙

聖天子哀憐許之死不恨是時君方以治行高第且  
右遷而家人持公凶聞至矣君泣且語予曰子雅知  
吾父其爲予父狀狀曰公諱鎬字汝用別號默齋賀  
之先爲慶氏裔出齊慶父其避清河王諱易慶爲賀  
自漢侍中慶純始賀之南徙自宋給事中允中始徙



丹陽自給事中曾孫善甫始善甫子德高任鎮江路判其季子欽自丹陽徙邑之桂仙鄉蔣墅里自路判公以下避元亂不仕世以文獻高其門故邑稱蔣墅賀爲文獻門云欽生以忠以忠生敦敦生玘即公父也公父有丈夫子七人而仲父璨無子公之仲兄某出後仲父尋卒而公以次當後仲父故公禰仲父而呼父爲伯父云公生而慷慨有才具方介自可不依阿澶忍浮湛閭里少以明經補國子生卒業京師故相費文憲公方開東閣客四方奇士見公奇之將客公而公以父沒里人稍睥睨之歸而力持門戶起資

高埒素封市學士家言授瓊州君讀曰吾以家難不能卒吾志其爾之待嘉靖某年謁選除中城兵馬司副指揮中城

輦轂下地居人半戚里中貴諸勢家燕趙豪竄籍勢家憑城社爲奸利公籍諸豪名上御史法之豪以不橫文書行無梗訟者持牒求直立爲直之人人稱平上官才公即隣境訟牒多屬公庚戌秋虜薄城下天子震怒大臣斬西市百官皇恐待罪上官檄公治行間諸需公受檄倥偬間經畫整暇立以辦告乃見謂敏于應卒視他卽無如也以年勞報績贈所後父



如其官歲癸丑資當右陟而公倦遊矣因自念家故素封瓊州君時又有聲諸生間爲荆川先生高第弟子大事可屬乃曰丈夫不能重七尺日磬折官長前錄錄自苦耶上書乞休歸歸五年而瓊州君第進士又若干年瓊州君官戶部封公戶部陝西司主事初瓊州君之弟也公寓書京師曰吾幸及見汝第尚期及見汝策勲清時不負所學耳君授莆田令莆故巖邑時又海夷薦食境上勢張甚人多爲君危之公獨毅然縱史君曰丈夫勤慎持官即劇且險恢恢游及矣汝越行毋爲人言所動君奉公之教治莆海夷日

夜窺莆君居危城中三年卒能以勝筭完莆君去莆半道而莆陷矣先是有妄傳莆破者公獨曰吾兒能使莆完此傳者妄也已而莆果完瓊州君爲郎兩都出守三郡公之教誠一如所以教治莆者故君更歷中外夷險一節竟以治行高第受上賞聞者多公之教因知公之畜積者素而其具未試也公孝友淳至達識雅量徃徃度越尋常禮爲人後者降其所生服公喪所生毋鄧孺人持服三年待次吏部當謁選以服未三年不徃初公父伯仲同居不分財而仲卒公後仲父當受故業什五僅受七之一而推其六讓諸



伯仲及所後母宦孺人卒篋中遺資公當獨受而亦以讓諸伯仲鄧孺人卒資倍于宦公一無所受又以讓諸伯仲即讓故業不受而露其才鋒稍稍營殖久之所殖日羨歲盈竟起高資雄峙諸伯仲間視故業倍饒矣一日廩燬于火公不爲動從容祝曰是以不義積乎安受其燼即義也幸無燼火滅竟無燼公亦無喜色劇盜白晝斬關剽其千金去隣邑獲盜詰盜金盜承以爲公家金邑歸公亡金公不受曰業已亡之矣盜詞連里人云是嘗爲向導者里人窘其婦子抵公叩頭請死公竟脫之初中丞海公巡撫江南持

一切之法以裁強家因濫及富而賢者公亦被誣于中丞下其事司讞召公簿對司讞大不直訟者將坐之公爲請得無坐中丞瓊人也瓊州君守瓊公恐君銜之遺書曰海中丞古之遺直其崇儉禁靡江南人便之禮耆舊以風境內太守職也故君每過中丞之里必式時節必問遺聞者嘖嘖誦義曰公于是乎長者公性儉素服御飲食斥去豐華非召客不擊鮮及禮賢好士急人之困則慨無所惜捐金買田備蒸嘗聯族姓動合古道云今年某月日冒曉寒出吊姻家且爲題其神主禮度詳雅坐客共賞其健坐中痰病



驟作竟卒公生某年月日距卒之歲享年七十有三配巢氏孺人贈安人先翁十年卒子男一人即瓊州君

居士雙湖黃君行狀

居士諱棟字士直姓黃氏常之宜興人也生長洮瀾間因號雙湖居士云居士先世福建浦城人遠祖允宋紹興間官金陵而宜興爲金陵輔邑樂其風土遂負力山襟洮水家焉因名其里爲上黃傳五世而端友以迪功卽大其門迪功生子登受尚書嘉靖中第于鄉而門族益大起數傳至居士之曾祖授祖濟隱

德不仕而伯祖金仕至南雄府同知有聲濟生簪君父也負竒自喜繼南雄君家學登弘治甲子第文譽標起費文憲公甚器之一時名士從而受業者如雲受室芮氏生二子長卽居士也居士生七歲而孤少長穎異咄咄逼人讀父書行且振起家學同里芮少涪先生與居士有世講之雅雅知居士居士從先生業業垂成矣遭中外齟齬力支家難乃棄去舊學持門戶治家人產業年十六而贅邑之尹氏室室母儲夫人少寡無子持孀節甚苦居士偕尹事儲甚謹尹尋卒儲母依女若壻以老女又卒惟子壻焉依居士



念儲惟子壻依也買田築室于豐義偕繼室王夫人  
事儲如母母視居士若王夫人如子里中籍籍誦孝  
義云居士雖居豐義然時時歸省芮夫人問衣褥厚  
薄厨饌豐約往來兩家孝養中窵無失儲母老而喪  
明居士事之益虔百需咸當其意母竟恃居士以天  
年終居士一日念弟忽心動歸視則弟感風痺卧不  
能語相視泣數行下因感衰疾羸不勝衣其篤于友  
愛如此居常以家學教進士君兄弟學先忠孝而後  
佔俾崇禮義而薄聲華進士君學成起家登上第義  
方之教豫也因知居士雖不試于時中有才具非浮

湛閭里者平生質行淳至力于爲善其夢中語云有  
好子孫方是福無多田地不爲貧皆爲善佳話因榜  
于廳事以見深衷云持身介潔人與之金錢不染指  
面折人過不隨俗俯仰顧坦易無他腸好事者載酒  
從之飲即懽然就飲時時急人之困人有負不責償  
終身不識郡邑長吏一丘一壑徜徉其間誦唐人詩  
以自娛間學晉人法書以寄情賞諸他少年游閒之  
戲一無所好萬曆甲戌某月日以疾終生于正德己  
巳五月二十七日距卒之歲享年六十有六初室尹  
氏一年而卒繼室以王氏金壇茂城舊族子二皆王



出長體軋第甲戌進士娶儲君某女次體坤邑庠生  
娶臧村儲君某女女二一適同里儲君某子先卒一  
適太學生儲某孫男四長耀袞娶庠生單君某女次  
耀羲聘曹太守某女次耀德聘同邑儲君某女次某  
未聘孫女一許聘武進章君某子進士君第進士  
京師將拜官而居士訃聞歸以是年閏十二月十四  
日奉居士塋于力山祖塋維是墓中之名未銘將乞  
言于學士宗工而以狀屬不佞不佞大母出茂城王  
氏與居士配王夫人有姑姪之親不佞與進士爲母  
族外兄弟不敢不受簡遂次居士行實如右俟采擇

狀謹告



華陽洞藁卷之八

金壇張祥鳶著

行狀

脩職佐郎國子助教致仕崑麓吳君行狀

萬曆丙子國子先生崑麓君致其仕歸其友人張祥  
鳶歎君之廬相勞苦已相期作三江五湖之遊是時  
君神王亡恙也越四載棄賓客逝矣余泣而吊之以  
文而君之伯子衡州君輩將以正月四日奉君之柩  
窆于沈庄村之新阡過余泣而以狀屬余謂余之習  
君也不獲辭則受簡而狀之如左狀曰君諱欽字宗



高姓吳氏崑麓其別號也吳之先爲常之無錫人自君之高祖清徙武進之城南家焉而爲武進之間右家自君之從兄嶽偕君輩兄弟父子第于鄉者六人第進士者三人而爲武進之文獻家清生元元生大倫君父也室蔣氏生君君生而魁梧磊落少即豪舉自喜稍長就外傳受毛氏詩能了其義落筆出驚人語大父父竒之曰是兒必且大吾門嘉靖己亥補弟子員丹陽是時荆川唐先生方山薛先生鳳阿姜先生談名理傾海內君皆北面受業挹其腴發爲文采遂爲三先生高第弟子丙午舉應天鄉試試禮部歸

不就舍携書入金山僧舍取六經子史濂洛關閩諸書日夜淹覽沉覆之而學益深造壬子丁父憂服闋授詩平陵學識愈益昭曠乃裒海內名家時義手自標評拂末俗之靡曼獨存典則粹然一出于正題曰正脉崇正始也流傳海內無不人人賞艷無不人人知有吳先生者比入試則人人引君首屈一指榜出無問識與不識則咸問吳先生第否知不第則又咸相顧愕眙曰失士失士其試丙辰也文甚高翰林澤峰吳公潯陽董公閱其卷以國士竒之且置高第矣君竟以二場入院時持卷偶墜稠人中倉皇無從覓



不竟試罷吳董兩公相顧惋惜比徹棘召君問故君告之故則又惋惜者久之君即不果第亦知爲文苑家所器重益自高許可曰視吾腕在扣囊底所餘猶足游及也及屢試屢罷竟不能一當公車君即困于公車乎而名日益高學士先生東西行有不之公府而之君之廬者君開襟高論纒纒傾坐坐客常滿榜其軒曰長嘯軒時時對客嘯咏以耗壯心云君既屢遭按劍而諸郎君文采咄咄逼人悵然曰吾茲舉吾事屬兒輩矣隆慶辛未謁選部部雅知君才惜君曰以子之才盍俟再舉君已決策堅不可奪除長垣縣

學教諭一時惠文使者暨郡太守諸公咸才君不欲相吏聘主元城書院檄所部諸生受業門下趙魏間文學挾策響至君首引繩墨以束諸生曰有忠定公典刑在已乃舉其平生所得經術文章示爲指南一經指受咸知舍筏悔及門晚也故事舉人署學職得試春官君署學職人猶以櫪上之千里期君君竟以名高爲觀風使者上最不及資右陟國子監助教蓋異數也君既入爲助教祭酒委重君六館諸生人人喜得君竊自幸曰是固平生所仰止者得侍宮墻幸甚尚書鑑川王公文選郎劉君大受兵部郎馮君子



履遣子受學咸物色君佇君清華會典簿缺掾有覲  
署其事者祭酒知掾墨舉以屬君而掾已目攝之矣  
君又持法以裁胥史覈其軋沒掾見謂以潔形其墨  
益銜之媒孽當路補君汀州府通判君得報慨然曰  
吾既厄于公車前途可知一學職烏足以當廼公悵  
文采不少槩見聊復爾耳世既棄君平君平不堪棄  
世耶終不能婆娑郡邑間作簿書吏矣遂拂衣歸歸  
名其庵曰未了庵客有問君名庵之意者君笑而不  
荅客曰君負高才盛氣發爲文章足以及第矣而不  
果第試爲學職聲名籍甚足致清顯矣而竟不大顯

得非君之未了事耶君復笑而不荅君嘗以才自豪  
謂功業可立就慷慨語予曰大夫錄于縣官會當以  
長纓繫單于塞上爲青史添一佳傳安能碌碌轅下  
負七尺耶君之名庵之意笑而不荅者蓋在于此是  
時伯子之鵬已舉于鄉丁丑舉進士拜衡州府推官  
已卯仲子之美舉貢士而季子之龍復舉庚辰進士  
天之畱君者尋以償君而君名庵之義竟不易也故  
知君之所未了者意蓋有在君歸杜門藏名齋閣瑩  
潔聚古竒書名畫焚香燕坐隨意展玩客至則出所  
畜傳觀鑒賞風日晴美挾社友扁舟蕩漾覽勝探竒



興到賦詩淋漓卷帙而興益豪乃其怛世之色猶隱  
隱眉宇間竟齎未了之志以歿惜哉君生正德丁丑  
五月初六日卒于萬曆庚辰十月二十八日享年六  
十有四配蔣氏郡庠生三山蔣君翬所出出繼爲思  
夷蔣君卓女生男五人長之鵬娶臨武知縣嶼南王  
君堦女繼娶同族工部主事雪栢王公子錦衣衛千  
戶山橋王君珍女次之美娶丹陽庠生魯庵賀金女  
之鵠側出例授鎮江衛鎮撫

欽除薊鎮寬佃峪提調娶邑庠生桂巖馬君長春女  
次之珍補郡庠生娶江陰太學生石湖謝君子見滄  
君錫卿女次之龍娶無錫丁未進士陽湖邵君德女  
女一適無錫太學生繼山浦君承學子夢陽孫男十  
四人世寧世登世貞世良鵬出世濟世彰世克美出  
世晉世豫世益世臨世觀珍出世翼世翔龍出長世  
濟娶文肅公曾孫郡庠生仰思王君承緒女次世寧  
娶江陰通政司叅議潢溪夏公範女次世登娶宜興  
庠生九臯萬君士宜女次世彰娶丹陽鴻臚寺序班  
裕庵賀君淳女次女貞聘溧陽太學生禹門陳君應  
雷女次世晉聘邑庠生橫川陳君子問心君二典女  
次世豫聘小村顧君子辨女次世良聘邑庠生松巖



董君應朝女副使後峰董公孫次世益聘育吾沈君  
教女次世翼聘戶部郎中葵庵楊君以忠女次世克  
未聘次世臨聘從甥省懷高君大順女次世翔聘四  
川按察司副使毅齋蔣君致大子郡庠生際明君良  
臣女次世觀未聘孫女十人長適邑廩生靜庵劉君  
應時子廩生純仁次許字吳江縣南陽府推官杜偉  
子錫復許柳塘蔣君信孫璧次許字太學生崇雅李  
君可學子錫未字美出次許字前毅齋蔣君致大子  
良佐鵬出次許字丹陽廩生華字荆君郊封子天錫  
太學生萬松荆君文煥孫次許字丕承王君子家遇

太學生少南王君業孫美出次許字吳縣京衛經歷  
玄室金君子昊鵠出次許字刑部郎中施君夢龍子  
芳泉次許字宜興故邑庠生楊君孝巖子有傳福建  
布政司叅政安吾楊公孫龍出曾孫一人未聘世濟  
出曾孫女一人未字世寧出君性孝友慈愛備至父  
至愚公中年遭家難君直于有司脫父難即脫難而  
猶以父難抱恨終身言之淚淫淫下也年十二喪母  
蔣孺人即能對哀治喪晚喪繼母徐孺人其哀毀一  
如喪蔣孺人者仲弟奎有文君笑曰第五之名何減  
驃騎坐無仲不懽對諸郎談經論文每得佳境擊節



欣賞對客舉篇中俊語誇客嘖嘖不已有下第歸者  
溫語慰藉之曰顧汝學何若學成一第直需時耳諸  
郎君竟以學成聯第如所語也衡州君拜官歸登堂  
上壽比之官君屬之曰行矣勉之持三尺法理郡能  
令郡人稱平持是壽我甚善居常以舊學課孫刺刺  
不休君之急客有古任俠風越舉子鄉生炫客死江  
陰君當計偕之京已登舟北矣聞之趣回舟出橐中  
裝治棺歛歸其襯始北其急人之困類如此聞者莫  
不高其義云所著詩若干卷藏于家未梓君之  
交游半海內而最相友善者吳江杜君偉同邑徐君

常吉暨不佞祥鳶也平生以道義事功交相期待經  
術文章互相印可聞一善若驚舉以相示見一賢若  
賞介以相友自結髮迨茲白首莫之逆也疇昔戊午  
之歲君得危疾卧負郭僧房中馳書百里外召余輩  
至榻前屬以後事君泣余輩亦泣已察君血脉治也  
從容爲好語寬之越旬而病良已君笑曰子能作枚  
生七發乎乃能已吾病一笑而別迨今二十五年猶  
記君顧託君今病且歿而兩君游宦殊方獨余猶得  
哭君几筵然則狀君奚所授簡爰述耳目所覩記叙  
之備采擇焉謹狀



贈戶部司務怡齋盧君配利孺人行狀

今天子即位覃恩群臣其卽官格于例未能封其先世者

詔許移封司徒卽玄石盧君

詔贈其父戶部司務乃詣予曰先大人歿若干年矣墓石未銘非敢後也蓋有待也今獲奉

恩詔贈官幸甚謹持此以報先大人地下子最知我幸以先大人狀乞我君諱某字

怡齋其別號也居惠之博羅自先世某始曾祖某祖某父某俱隱德不仕君少習舉子業補府學諸生君爲諸生下帷誦

讀父北崗公耕于別業不能從乃其心感然不忍往

從也每半旬輟誦讀一往別業覲省往必持醪擊鮮

驩北崗公竟日乃返返復誦讀不輟如是者七年念

北崗老不可晨夕間也迎之歸北崗公輟耕歸歸而

益持醪擊鮮驩北崗公融融洩洩樂也平居却掃謝

客里人鮮識面者卽未識面然無不人人高其義里

有爭不能直曰何所得盧君乎盧君來直矣乃相率

質成于君君出數言折之爭乃直黎村老人服醜死

其族子韜寃李通判訟之府府不能直李卒被寃邑

令知李通判寃然念韜故黠非金錢莫解也卽金錢



解韜非得韜信服者居間不能持韜問曰爾素所服者爲誰韜以君對曰是故稱長者重然諾可信令乃駕往邀君居間持三十金一牛遺君解韜韜業已聽解乃監司持其事不聽解韜以牛若金還君君責以信義韜卒解雅爲里人所推服類若此君雖治儒然家世業耕故知耕見諸內弟捨耕以嬉也趣之耕卒聽君耕而業不大落平生好惡分明不依阿脂膏見一善嘖嘖稱道不置見一不善怒形于色髮指冠起蓋古之遺直云居家務節縮曰儉德之共也客有過君者君必治觴觴客極驩乃罷讀書課耕之暇携童子灌園蒔花種藥徜徉唵嘯購書教司徒君學學成登丙午第癸丑舉進士不第歸而君以寢疾語司徒君曰上以賢科舉汝汝以賢應賢如張羅峰尚書吾鄉典刑也躡其高步始足稱賢蓋君之治命人亦因識君之平生云配某氏譚塘鄉人父某母某氏年若干歲歸君君故勤儉而孺人力爲勤儉以當君意簡斥紈綺珍玉澹如也顧喜蚕織怡齋君營居室孺人手自治厨饋漿餉諸傭作人司徒君夜讀孺人則夜績趣之讀夜必漏下二鼓乃寢兒女子爲妾媵出者孺人待如已出性寬仁御童婢不妄鞭策雅好施與



鄰有以窶貸者貸之無吝色此其內行淳至克助怡齋君者君贈司徒郎戶部司務生某年月日卒于某年月日享年若干歲孺人生某年月日卒于某年月日享年若干歲以某年月日合葬某山予與怡齋君生隔嶺海萬里介紹未通也何能狀君然君之伯子玄石司徒與予同爲郎尚書部相善暇則相過從談其先世事甚具吾耳熟焉爰以司徒君所談說狀之如右

勅贈余孺人行狀

孺人姓余氏京衛舍人山之女贈太僕寺主簿默齋

楊君側室浙江布政司理問孟元生母也舍人溧陽人太僕君世爲溧陽名族由諸生補太學生魁岍自豪雅爲州里所重娶倪文清公女久之無子友人李伯常文學與舍人善知舍人女賢可室君即媒李文學往聘之舍人諱君名家子遂納君聘而以孺人歸君孺人歸于楊若干年生理問君理問君生若干年而太僕君卒卒若干年而孺人亦尋卒卒之歲三月初十日合葬太僕君墓孺人卒且葬若干年而理問君主南太僕寺簿三年考績吏部

勅贈孺人孺人生弘治己未歲四月十一日卒于嘉



靖巳亥歲正月二十八日享年四十有一子一即理  
問君娶吏部尚書王文肅公饒孫女應天府經歷文  
炳女也孫男五長振文娶同邑鴻臚彭君若年女次  
振邦娶浙江都轉運武進謝君教女俱邑庠生次振  
道聘同邑庠生狄君同然女次振民未聘次振綱娶  
太僕少卿史玉陽孫女錦衣衛指揮僉事繼書女也  
孫女一聘同邑狄同魯先是嘉靖壬戌予爲郎尚書  
部而理問君由南太僕考滿至他鄉姻舊相見甚驩  
比舍寓長安里中暇則相過從往往談及先世事頗  
具君以考稱職

勅贈考默齋君如其官嫡母倪氏  
勅封孺人巳又上疏

闕下曰臣待罪南寺奉職無狀伏蒙

聖恩天覆地負不罪臣尸曠錄臣年資父贈母封榮  
矣即捐糜不能仰報竊念臣生母余氏實生臣教臣  
婦行孀節瑩無瑕缺未沾

一命查得

國家例生母贈封恩數許比嫡母伏望

皇上普漑雨露不遺微芥

聖澤下及九地矣臣不勝烏烏私情昧死上請疏入



上可其請贈孺人如例是時予與君比舍君上疏時予與觀疏草君因從容語予曰母實賢母歸先君時年甫及笄即能持婦道當先君意先君賢之曰是善侍我倪孺人見母婉慧能相助理家人事亦賢之曰是善佐我予祖母阮疾母侍藥連旬月不解帶及先君疾則又侍藥日夜不去側比危籲天祈代哀切不欲生及卒持孀節甚苦平生雅喜約素不以家溫贍故服御華綺終身弋綈澹如也刺繡縫紉烹飪蚕績手自執其勞以率先諸婢子或止之曰以媪之家而主猶績如自苦何母不顧先君背棄時予方若干歲

伶伶俇俇弱也里人弱予稍睥睨予孀母孤兒幾不免于媒孽者數矣母泣且自念曰楊氏宗不斷如帶者恃有此孤耳然立孤難以一未亡人而爲其難懼不免念外姻獨陳氏姑可藉乃避予于陳退而捷其中閣左枝右梧擁孤保業如防之制水以逮今茲者母力也予自襁褓時即一衣一食一言一動母必教以正如古小學遺訓予能勉循繩墨不逸者母教也積德累善脩嘗荼苦祿不逮養今幸忝

聖恩荷茲褒贈厥亦有天道哉理問君所以語予者如此予耳熟焉及予移疾歸而君亦以浙江理問丁



倪孺人憂歸一日過予請曰吾母余孺人卒且葬若干年矣而墓石未銘蓋有待耳今幸荷贈典恭奉聖恩慰母于地下將乞銘于文章鉅工而子最知我幸以狀乞我遂以昔之所聞于君者狀之如左備采擇焉

### 虞石湖先生行狀

先生姓虞氏諱書字天錫別號石湖居士虞之先家陳留宋季諱南者徙金壇若干世而中丞公謙起家事

成祖列位九卿事具名臣傳中中丞公生禎禎生瓛瓛生韶韶生逋庵公瓛逋庵公登弘治壬戌進士令建安守安陸所至有異政顧以伉直不諧時未老拂衣歸先生爲安陸公伯子生而穎敏內腴不喜標炫人人目爲質行君子未之竒也即安陸公亦不大竒之安陸公宦遊四方以家事屬先生先生治家人產業務當安陸公意然非其好也顧雅好讀書取先世所藏書日夜讀博綜今古務濟其嚮久之充然覺有得也作爲詩歌韻調錡然詞致丰茸方之諸唐未知堪列誰右要自吾邑文苑家儲光羲戴叔倫諸公以還復得先生一振遺響當其對客酣飲或扣以今古



揮塵縱談上自墳典下及稗史近及今代典故霏霏  
纒纒語致踈亮確有證據坐客莫不盡傾人始竒安  
陸公有子即安陸公亦竒先生悔不令治經取上第  
顧陸沉布衣中也乃先生襟度超忽恬于榮利世事  
一切抹鍛視貴公子侈紈綺飾裘馬炫耀里陌薄不  
屑爲又不喜持籌筭緡營什一爲富家翁日取古今  
學士家言諷誦之里有雅士徒步四五里造其廬吟  
嘯竟日風日晴美行田間視田傭耕作怡然有帶月  
荷鋤風度即家事豐約不問催租者謹其門不顧有  
詩云了得催租人去後典衣沽酒復高歌蓋其實錄

云先生既淘洗塵滓高自標持取其所得于古昔者  
一一視爲可行先是安陸公以方介棄官歸家徒四  
壁立先生田曠土千餘畝需其入以佐費安陸公藉  
以復饒作孝義軒記賢之郡人倪四遺十金于道先  
生得金立道左移時俟四至還之四叩頭謝曰公子  
活我人有搨其僕僕偶卒搨者大窘束身請死先生  
曰若徒手安能殺予僕僕死命耳若無罪盜有竊其  
穀者覺盜償穀而持金自贖先生曰盜穀償穀足矣  
奚金贖爲卒却之里中藉藉誦義曰中丞公雅有陰  
德諸公子能世其德卒生義人邑大夫不下布衣久



矣如董公相劉公天和鄧公繼曾皆一代名卿偉人不妄交游顧獨虛左下先生而與之游諸公解邑去先生作詩遺之曰故人別後誰知我落魄江湖萬事慵先生受知群公其行誼文采足重云先生天性孝友事安陸公自髫年至白首孝謹如一日待仲季諸從怡怡如也僮僕訢訢如也比分財則厚與薄取論及行已讀書務則古昔稱先哲以爲模表諸昆弟中自少至長老比相友讓絕不爲睚眦而諸昆弟卒未嘗有睚眦之者其遇姻族里黨也亦以遇諸昆弟者遇之自少至長老絕不爲睚眦而諸姻族里黨亦卒

不聞有睚眦之者人以是爭相引慕爲長者先生生弘治戊申歲卒于嘉靖某年月日享年若干歲即安陸公妣芮大宜人室丹陽荆氏繼室宜興張氏生男郊初女適某其季則予室也孫某出郊等以某年月日葬先生某原其墓石未銘將乞言于宗工翰卿以掩諸幽某以子壻知先生甚具敬狀行實俟采擇焉

例援指揮僉事一川于君行狀

友人于次公時時語余曰家有季父實賢王武野謂濟以上人也大父契玄先生竒之曰是甚類我以家學屬季父云予因次公語習君雅知君君姓于氏諱



浚字深中別號一川始祖樂善君自河南涉金壇生  
 洮溪君茂茂生宣教公庸二宣教公生月潭君潤潤  
 生贈右副都御史盛盛生契玄先生君父也先生諱  
 鎰第成化甲午應天鄉試數上公車不第久之宰萬  
 載縣以伯子中丞公貴封右副都御史先生淹邃理  
 學著中說以談名理學者稱為契玄先生先生有丈  
 夫子七人君行第五伯兄位歷中丞仲封侍御季弟  
 倅州丞邑而君中歲棄諸生例授四品階伯仲昂貴  
 金緋銀艾奕奕照閭里里人艷之君當父兄貴盛時  
 不以貴介自喜務折節學問期不負契玄先生所屬

以明經補邑諸生尋以例補太學生君遊太學時鄒  
 東郭先生蔡白石先生諸名公碩儒倡道學南都下  
 學者霧集而君得北面受業諸先生之門充然若有  
 得也屢試有司不第嘉靖之季江南中倭督府急軍  
 興檄所部入貲授官君奉檄應督府募入粟千石授  
 指揮僉事裁冠錦衣橫金飛蓋乘堅策肥行里中然  
 非其好也是時諫議樗庵王公司業孟河馬公方雅  
 雄爽以道德文采為里中典刑皆賞君標格樂與友  
 善結白首姻社莫之逆也先是君為諸生時即治制  
 科業間以計然朱公之策分授諸僮治家人產業以



之家埒素封君竟不持籌按籍一問橐中資幾何以故中歲橐中資數匱而竟不持籌按籍問也邑大夫城邑城屬君倡邑人君捐金鳩工所城當邑之什五尋倭起海上聲搖郡邑邑恃城無恐君力也邑大飢君出粟治糜食飢者藥病者棺死者掩不能塋者上邑其事觀風使者使者義之表其門曰尚義君平生好施與喜賓客嘗焚千金之券以釋貧不能償者人皆德之隣者丁生濟老而貧君極意贍遺數匱數贍即丁亦視所贍若篋中資不數數聽君君亦竟無德色也賓客一傾蓋即坦懷禮遇各厭其意高筵綺饌飛

觴度曲燭跋月斜而興愈酣狎四坐歡呼起舞而君動止端整不亂君傾意食客客亦有背君者君不銜之顧反厚海中丞撫江南裁橫族稍稍失平黠者乘上之偏睥睨富人而君亦被搆有司不直搆者當坐法君竟脫之人益知君長者君長身潤膺方頤豐背中年無子時時顧影自寬曰顧有偉如廼公而難子耶則大笑已而果生子且才則又曰顧有才如吾兒而難一第紹家聲耶則又大笑其磊落豪舉如此君生弘治庚申十一月初六日卒于萬曆己卯六月十八日享年八十歲母芮太淑人生母湯孺人室范氏



側室蔡氏子一秉太學生蔡出娶武進王郡推納言  
公女女三長范出適太學生虞君立道二蔡出適諫  
議樗庵王公子庠生維坦三蔡出適溧陽戶科給事  
中史君繼辰太學卜以某月日葬君花橋蔣乞銘太  
史氏以垂不朽而徵狀于予因叙次公所以語予予  
之所以習君者備采擇焉謹狀



